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15

[redacted]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葛菴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卷之六上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見仁義本具于性並非二物無待造作而成只力辨一為字告子說出為字自以為可伸其性無仁義之說而已自賣破綻故孟子即就為字上生出一順字戕賊字以折之而其說遂窮全重將戕賊一句性猶杞柳二句且虛說二猶字言其兩不相干以人性二句方可說性本無仁義此猶字方見其兩相關合看性是蠢然一物講者切勿可用降衷等語看仁字猶騎牆故猶桮棬獨言義究之言義而仁即在其中以便與性字對故單說義此處且未可兩樣看以留下食色章地告子數章俱是立論不是問辭子能二句非兩詰之詞乃是言子豈能如此必將如彼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難之以上辯其立論之非孚天下二句言其貽害之大緊承戕賊句言。從來仁與義道理

本具乎人性性即仁義無有二也何待作爲而始有人能率而
循之大有利益于人寧有禍人之事乃仁義本不禍人而人往
往反貽禍于仁義則皆異端爲之也戰國時有一異端名告子
者以性爲惡岐性與仁義而二之乃立言于孟子之前以闢孟
子性善之說而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謂人性中即具此直
不識性之爲性也自吾觀之性自性義自義本來兩不關涉者
也人不知其兩岐而不相關涉吾且設一喻焉便易明白人之
生而有性也猶物之生而有杞柳也杞柳則挺然直起塊然實
質人性則生而知覺生而運動覺即能知覺得好運動得止亦
如杞柳之挺然塊然而已何與于義人之行事而有義也猶人
之制器而有桮棬也桮棬則中虛可載物外圓成形勢義則與
動務中禮措施務合宜非自然而得中自然而得合一如桮棬
之成形載物而已何與于性知義則即可以知仁矣如是豈非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人性中本無仁義者乎而天下所以有能仁能義之人者乃自人後來以其性強爲之而後成耳强其知覺于心必使天理直達而仁以見焉强其運動于身必使人事得宜而義以見焉猶夫杞柳之體本無桮棬之形自人以杞柳而加揉之以造作焉始成爲桮棬也爲之而始見有仁義不爲則安見有仁義乃今之言性者以人力所成而歸之天分所賦不亦誣性哉孟子詰之曰桮棬有待于爲仁義順吾性而出之即是無待于爲也豈可相提而並論顧子既以杞柳言性我且亦以杞柳言之桮棬固以杞柳爲之矣然亦思其何以爲之乎蓋人有性桮棬亦有性吾且問子子能順杞柳挺然塊然之性而自然以爲此桮棬之器乎抑將斬伐之屈抑之戕害杞柳本來挺然塊然之性而後以爲此桮棬也吾知其不能順而必將戕賊之矣如果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也則亦將戕賊

人之本然斲喪其性而後以爲仁義與此則必無之事爲仁義無待戕賊人性則與爲桮棬必待戕賊杞柳者大相懸絕而子顧取爲桮棬以喻仁義直擬之大失其倫爲不通之甚者也豈特立論不通并將貽害不淺夫仁義乃人之所以爲人天下至善之道人人當遵行而不可不行者也行之則親愛之恩已足固結夫人類敬恭之宜更足釐正夫人倫天下稱爲仁人義士豈不足以致福故吾儒以仁義爲人所固有曉喻天下天下方慕其美而行之不至流爲不仁不義而入于禽獸今自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言一倡天下之人信子之言皆將曰爲仁義必將戕賊人性是是道實害性之物反爲增加之惡矣于是人皆畏之甘棄之而不爲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是言也夫子之立論本以明性而反有害于性如此尚可執杞柳桮棬之見不自悔其非而與吾爭衡乎異端之造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瀠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爲以惑衆非孟子之順理明辨孰爲救正其禍仁義之害哉

此章言性之本體一定于善其有無定者乃人爲使然非性之本體以力破告子一決字告子以湍水東西爲喻見性無定體善惡由于使然孟子以上下爲辨見善是定體惡是使然通重人無有不善一句說本善又說可使者乃反言以明其本善非並重杞柳之喻以本無善言是蠢的湍水之喻以可善可惡言是空的故曰小變其說善不善乃性之習非性之體東西乃水之勢非水之性有下無上乃水性之常故以喻性之有善無惡極明其不下者水之變耳更反說以喻性之不善則性愈明人性之善二句言本但有善人無有二句言本無不善以足上二句意總是破其無分善不善句無有是決詞非著其同然今夫水節重駁倒前二決字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性本有仁義則性之本善可知本善則本無不善可知性苟未雜于人爲安有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不善者哉則亦安有無善無不善者哉孟子以戕賊曉之告子亦可無辭矣乃猶不服而小變其說以立論于孟子之前曰吾以杞柳喻性而性未明吾更設一喻而性可見何以喻之喻以湍水人之爲性猶湍水之爲物也當泉水始流出科坎時其波瀾但潆洄湍急而已何嘗即有定于東流定于西流者乎自人爲之決之而始有東西之分決諸東方則東向而流決諸西方則西向而流知湍水不可知人性乎人性之初知覺運動本無分于善不善也渾渾淪淪以爲善尚未見有善何可定其爲善以爲不善亦未見有不善又何可定其爲不善無定則無分矣猶水之始流爲湍時非無分于東流西流也其後之有分于東西特自人決之之故則知性之有分于善不善者亦自人爲使之如決水一般耳豈其初即有分哉故曰性猶湍水也而子以爲性本有仁義定于善也不亦謬乎孟子曰子以湍水喻性而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以爲無分于東西固信之無疑矣吾亦何必以爲不可信獨奈
何知東西而不知上下乎東西無分而上下必有分決諸東方
則東流必東方地勢爲最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西方地勢
爲最下也蓋東流西流者水之勢無論東西而流必日就下者
水之性知水性可以知人性人之性初無論知愚賢不肖而必
皆善也猶夫水之本來無論東西而必皆就下也而如云有人
性善或有人性不善此必非人而後可若既爲人則其性但有
善而不善則無問古今賢愚而皆必無有猶夫水之性必皆就
下而不下則無問湍水與非湍水皆必無者也性固有定體矣
然但以有定爲言而不并以無定者參觀焉而知其故則人猶
得執無定者以相難而有定之說終或不能無疑有定之性以
水喻之而見無定之故亦即以水喻之而可知則可以下者言
水何不可以不下而反上者言水乎今夫水有人焉以手搏而

躍之可使之過其顙以物激而行之可使之在于山不下而上如是豈水之性本自過顙在山然哉非也特以摶激之勢使之則然也水之下乃水本然之性水之上非水之性實乃人强迫之勢其理旣甚明矣則夫人之爲不善非性自爲之亦必有使爲之者使爲則逆性之本然爲甚不可矣然而人欲使之爲則性亦無可如何不得不順其使而遂可使爲不善已可使者實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是水性爲人所逆故也水爲人摶激焉而過顙在山逆其順下之性性爲人外物所誘內欲所牽而陷溺不善逆其本善之性皆迫于勢而非出于性故摶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爲善則使爲不善者其變而有善無不善者其常知其變則愈可信其常人性之善分于不善如此無分之說亦妄誕不經而昧于性理矣子猶轉以湍水明性不又擬之失其倫哉辨及此而告子之說又窮亦其決之一字有以自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開其隙故孟子即發明決之意以折之耳

此章言人與物生同而性異先就白詰白是欲堅其說以為正詰之地後以人物性相較是決其生不可以謂性孟子就生辨生故有是說者要明白只須以朱子理氣二字貼之生是氣性是理生以知覺運動言豈非氣性以主宰乎知覺運動者而言豈非理告子認生為性直是認氣為理故有杞柳湍水食色等說皆是動于氣者支離變遷總不越生之謂性意孟子皆直以理氣歧之則無後食色之說矣然理氣是後人看出者孟子口中不必道破總註理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首節註所以知覺運動即指氣生字當活字看三件白上三白字是吾去白之下三白字是物自白羽至輕雪不堅玉堅潤質異而色同猶夫犬牛人異而生同故以此堅其說註凡物之白更無差別當于白羽等句貼出猶白

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

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

句內且勿露人性對犬牛平較不可連下逐句較。天下人物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爲生而人所以獨爲萬物之靈者以其主宰此生之理物不能全而人獨能全之此則所謂性也蓋生是氣性是理性雖即附于生之中而寔生自生性自性不可混而爲一知性非生之可言而性理乃明于天下告子杞柳湍水之喻皆是屬在氣者故以性爲蠢然無好處在內又以性爲空虛而好歹皆未有定至不得借其說乃不敢以物爲喻而直就其素所見于性者以立言曰性之謂性本是易明而世之言性者終不得其所謂自我觀之性靈活之物也生而即有知覺生而即能運動豈不靈活之至非有所以知覺運動者是于有生之始而何以共是其靈活處是生其所以靈活處是即所謂于天之性而已矣其始生之謂性乎夫所以靈活者是氣爲之非理也理所以主宰此靈活之氣而不敢妄爲知覺運動者其性也

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

奈何以生爲性乎而孟子且不言也詰彼既云生之謂性孟子將以凡有生者皆謂之性詰之則其說可立窮而不使之堅執是說則一覺人物生同而性異又將遁而之他以强濟其說故爲先設一喻以堅其生之謂性之說而問之曰子謂生之即爲性與吾且未與子辨生之不可謂性第就子之說而推其意生之即謂性也猶遇物之白者即謂之白與告子曰然物既白安得不謂之白性即是生之物安得不謂生爲性其意固一斗孟子曰凡物之白者色雖同而其質不同有白羽有白雪有白玉羽至輕之白雪不堅之白玉堅潤之白而子曰白之謂白則不論其質而但論其色矣將子白夫羽之白也猶白夫雪之白白夫雪之白猶白夫玉之白物異而白同則即同謂之白而無一差別與告子曰然必就白論白凡遇物之同白者即謂之爲白矣何必復論物之質猶夫既就生論性則凡遇物之同此生者

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横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即謂之為性矣安得復差別其生之之為何物耶至告子皆曰然則其生之謂性之說執之甚堅然後就其意而折之則彼自屈于辨而不得遁之他辭以求伸故孟子遂曰據子之說凡同一生即同一性也有然然則犬之性固猶夫牛之性合牛與犬之性亦猶夫人之性而更無差別與子亦思若人性同于犬牛之性何以見人為萬物之靈蓋生是知覺運動性是仁義禮智犬牛但能生而即有知覺運動而所知覺運動者皆不合乎仁義禮智故成其為犬牛人則生而即有知覺運動而所知覺運動者又能皆合乎仁義禮智故成其為人人之性本大異乎犬牛則性自性生自生性豈即是生之謂乎子之說真不通之甚也而可倡之以惑天下哉孟子言至此告子亦可恍然于生之不可謂性矣

此章總發明義非在外只重長之者一句上以白不可此長引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起此句下以嗜炙之在內明此句不過因其强辨而通之不重仁與愛因孟子言已略通其意兹特帶言之以決義外故孟子只就義外詰之白馬之白四句辨以白喻長之非是自立說且謂二句辨彼長而我長之非是詰問他串下歸重且謂一轉吾弟節特借愛之以吾爲悅形容以長爲悅之在外非並言也嗜炙嗜字從悅字生出首二句重在秦人與吾字嗜字略輕說仍就彼言而見其無異末句重在嗜字就吾說而見其出于心此亦心之裁制所在故即小可以明大總之仁以心之德性爲本告子但以情之愛爲言雖知在內必將胡亂去愛是究未識性之仁義以心之裁制爲本告子但以事之宜爲言則心無裁制何能處置得宜並全不識義但此章未論性止論仁義凡未及論仁止論義其勢在但從人上看不知反觀于心故專長之也看在外原非看長者爲義也若嗜炙則與用愛一般遂不復能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
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
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
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

強辨矣。今夫仁義皆天所賦而具于心以為性者也是本同
一理實出一原何可二視乃告子始而以性為全無仁義孟子
折之屢矣自覺此說未是而終不肯虛心信服孟子于是復變
其說以立論曰世之言仁義者以為皆性所本具與我性所本
無之說相反由今思之其說亦未可盡非謂仁為性所本有猶
說得去謂義為性所本有則斷斷不可吾蓋深味乎性而知之
不見夫人之甘食也悅色也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固人人所性
然者乎惟甘食悅色乃性是仁之一道猶可以為在內而不在
外至義之一道則終在外而不在內也蓋仁主于愛愛生于心
內有愛食色之心而後就食色不得必以為在外若義則主于
宜宜見于物物宜斯悅而甘悅本無甘悅之心豈得指以為在
內故學者但當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義也孟子曰子言仁
在內似矣而言義獨在外則吾所未解蓋仁義一原仁在內則

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義亦在內乃明于仁而不明于義子必有所謂果何所謂而獨以義爲外乎告子曰非無謂也義莫重于敬長吾即以長言之見彼爲長而我方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取而譬之猶夫白然見彼爲白而後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心于我也故謂義爲外也孟子曰子以白喻長非其倫矣天下白白同而長長不同旣以白喻長當以兩白兩長較之而始明則且觀之馬與人白夫馬之白也固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夫馬之長也亦無以異于長夫人之長與吾知見馬之長者不過曰是爲老馬而已不必有敬馬之心若見人之長則即肅然敬之必不曰其人已老而已也長長之異于白白如此而顧可以白喻長與明乎白不可以喻長則可以知義矣我且問子于以長明義是以年長于我者即爲義乎抑以我出其敬心而退讓于彼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敬因人見可以

言愛主于我故仁在內敬生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

義爲在外如以長之者爲義則敬由心生何得以義爲在外耶告子曰我亦非以長者爲義不知義外觀之仁內而可見仁主于愛于吾弟則愛之若于秦人之弟則吾便不之愛也均之一弟而有愛有不愛如是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吾所不悅者不能强之故仁謂之內若義則不然不必說甚長馬長人只論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有楚人之長如秦人之弟一般有吾之長如吾之弟一般愛弟有分別而長長無分別見楚人之長而長之見吾之長而亦長之不論親疎惟長是敬而異于用愛如是是所主不在吾而以長爲悅者也以長爲長方喜悅而自慰若分別親疎亦如用愛一般便不安快敬從長生豈非事物之宜由于外乎故謂義爲在外也子何疑焉告子論長但就人上看再不肯反而從心上推求則與之就長論長終將强辨而不服不若因甘食爲性其所明者而詰之必無所辭乃曰子

只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謂長楚人之長無以異于長吾之長在人之長長固有然矣吾試由子之悅人之長者而通之嗜物之炙由子之悅楚人之長而通之嗜秦人之炙由子之悅吾之長而通之嗜吾之炙炙同而嗜亦同無有分別夫在炙之一物則亦有同嗜然者也豈特長同而長長同然乎今子謂以長爲悅而敬長之心因外而生然則嗜炙之心亦有由外而生者與吾知可嗜之物在外而知其可嗜而嗜之乃出于心之裁制而在內猶夫可長之人在外而知其可長而長之乃出乎心之裁制而在內子既明于甘食必明于嗜炙也何不引而通之乎通之而知仁固在內義亦在內矣而必執義爲外不亦悖謬之甚哉吾子聞嗜炙之說乃不復以義外置辨矣

此章見義根乎心而尤妙于時所以爲義內只行吾敬一句已盡通章之旨而吾字尤重下文因時制宜正行吾敬之妙用公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都子但知義根于心而未知義妙于時故被季子所難及得庸敬斯須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正所以發明敬有轉移皆吾心之因時制宜處可謂善悟謂字即指孟子之言伯兄鄉人即長我長楚人之長之說把敬與酌一例看做外面虛文了註中因時制宜二句孟子口中尚宜渾之不然季子無疑矣孟子之意謂吾之敬隨之叔父與弟則敬字重季子之意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生則叔父與弟字重冬日二句要看二則字正因時制宜處飲食二字活看言飲之食之也。人心有義所以濟仁之不及同出一原而俱在內者也自異端以爲在外則人皆將以義爲不必行于凡父兄長幼尊卑相敬之道不知反心酌處而因時制宜以將吾之敬必將任意爲敬肆而名分倒置矣故孟子力排其說講明義內以曉之以折服異端乃孟子之弟季子友猶未達其說而終執以爲義在外一日間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于公都子曰告子謂義爲外吾夫子獨謂爲內吾終不解其所謂之意子必知之何以謂內也公都子曰義內之謂不難明也蓋義以敬爲主有人于此在所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敬爲吾敬行是吾行全從自己心內作主斟酌故謂之內也季子猶未達義內之意而終疑義外爲是故復爲說以難公都子曰汝以行吾敬而遂謂義內此說未可信吾推汝敬之意以其長于我也而長有不同長之可敬者莫如伯兄彼鄉人豈得與伯兄比敬然使鄉人幼于伯兄可不敬即或甚長于伯兄不得不移伯兄之敬以敬之而或者有鄉人于此其長于伯兄者僅一歲竟同在吾前焉夫一歲之長幾何似可不敬而一歲之長亦長又不可不敬長要敬伯兄又要敬同爲敬之中必有一先當敬者于此矣則將誰敬乎曰敬以親疎爲殺鄉人雖長疎不踰歲必當敬兄季子曰敬兄是矣設或聚鄉人伯兄而酌之則必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有一先酌之者則誰先先酌伯兄乎先酌鄉人乎曰酌以賓主爲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季子曰如是則吾之敬不得自主所敬本在此伯兄而當酌時則所長而敬之者又在彼鄉人敬雖吾行而惟視在外者以爲轉移告子謂義在外果在外非由內也而子猶信以爲義內誤矣公都子屈于辨而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是無難于折服之也子即傚其伯兄鄉人之意而問之曰弟與叔父皆親也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弟雖親不可加于叔父之尊自然敬叔父則與敬兄無異矣子又倣其酌則誰先之意而問之曰弟固不得與叔父比尊矣設弟爲尸則弟亦當敬而必有一尤敬者則誰敬將傚弟乎仍敬叔父乎彼將曰叔父雖尊不可加于尸之尊自然該敬弟則與先酌鄉人又無異矣子乃從而詰之曰既曰敬弟則敬叔父之心移之于弟而叔父反不敬之矣則子前所言之意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何所在而謂其當敬叔父也不幾無謂乎則彼必將曰吾所謂彼敬叔父而此敬弟者蓋有故也彼則弟不爲尸則叔父尊乎弟而當敬此則弟在尸位則尸尊于叔父故弟又當敬于叔父耳則子于此時亦即做其意而曉之曰如此則吾向所謂先酌鄉人者其故亦易明矣始而敬伯兄以鄉人不在賓客之位旣而敬鄉人以鄉人忽轉而在賓客之位故也蓋人之用敬有庸常之敬有斯須之敬庸常之敬在伯兄亦猶敬叔父之常斯須之敬在鄉人亦猶敬弟之暫隨時轉移皆我爲主所謂行吾敬也義非在內而何汝以是折之彼無辭矣乃季子聞公都子之言仍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不出我所謂所敬在此之所敬實因叔父而立當敬弟時則敬弟不出吾所謂所長在彼之謝敬實因弟而立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出也公都子乃本庸敬斯須之意而通之飲食曰但在敬上論義于終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執迷强辨吾且就子所易曉者而喻之便易明白則莫飲食若
飲有或湯或水之異人非貿然隨物見湯而卽飲湯見水而卽
飲水也皆因乎日有不同耳日有冬夏之異而飲卽因之以分
當冬日則不宜于水故人情卽思飲湯當夏日則不宜于湯故
人情卽思飲水湯與水雖在外而思飲湯思飲水隨日轉移斟
酌其宜之心則在內不猶夫時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特當敬弟
則敬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敬之因時斟酌轉移者則在內耳
子乃堅執因時之敬爲在外然則因時而飲之食之者亦在外
也有是理乎今而後子可恍然于行吾敬之謂義內斷斷如也

公都子論及此亦可謂善于辯義者矣

此章專論性善性不可見故卽情以驗之因情善而識性善故
通章只重乃若其情三句復帶明才善者亦以發明性善性是
理情是性之動而有爲處才則性之具而能動處觀所動與能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

動皆但可以爲善而無不善則性之本善益明但情字更重才字差輕惻隱節不過申明之末節不過引証之通論本來以明三說之非至思而盡才乃是發明才善並非以盡性勉人故不重不可看雜則民好善兩則字甚活正見他兩可處情字要主自然發動者言乃率性之情不兼後起之情可以爲者是信而決斷其本來莫誤說到爲善去乃所謂善是溯流而知源才字指好的說兼降才之初爲善之力兩意有似乎浩然之氣節下節能主張運動此惻隱等情便是才若說入井而能救爲才則亦有巧拙便非本來之才人皆有之四項申言情善仁[illegible]申言性善仁義禮智句起至節末申言才善不是鞭策人去盡才引詩與孔子言正對準告子曰或曰字見彼說無憑而我論有據孔子說詩旨味在故字必字也字着祖物以形言則是形中當然一定之理寓于物曰則秉于己曰彝涵于心曰德總是

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而夫子之是其何以爲據也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據哉其據驗之今人合之古人而總之仍歸于一性性固純然至善者也但性存于心無形迹可窺故臆測紛紛而有形迹可據者莫若率性而自動之情今就性論性則或有以爲未必盡善者乃若就其情以觀則人人本可以知其情之爲善而不可以其情爲惡矣情發乎性情既善則性自無不善可知天下豈有初發之流其清而內[illegible]反濁者乎即此爲據是乃吾所謂性善也情善而性善則宜人人能爲善矣而亦有不善者何哉或者必歸罪于才以爲天之降才本不能爲善者殊不知才即是性之良能性善則天之生人有是形質即有是力量豈有予之以至善之性又予之以率性而動之善情而不予之以能爲善之才乎故才總是善耳若夫爲不善者乃其人自不去省察克治而甘心陷溺于物欲之罪非其才本來不善之罪也何以見情善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

而性善并才亦善情與性皆統于人之心人心有性而性之發爲情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亦在乎心此四心者心之至善人所皆有之者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設使心之感物而動而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安可以言情之善乎而是情從何而發皆發于性即所發以推所存惻隱之心即性之仁也羞惡之心即性之義也恭敬之心即性之禮也是非之心即性之智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豈有不善者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是四者安可以言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雖因情而始見而其實非因情而始有若因情而始有是由外而進附于吾心內猶火之鑠金從外而入一般火鑠金則然而是仁義禮智則非然也乃是繼善成性與心俱生我心中所固有之者也既爲固有之善則才之必能爲善可知矣而其不能爲善者人自放逸怠惰不用其心思以省察其固有用力以求之耳故吾嘗

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
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
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
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
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
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

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
之善惟其舍之而失故卒歸于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之惡而與
仁義禮智之善相去之遠或至一倍或至五倍而爲蓰或倍至
蓰以上而不可算數者皆由不思不求甘心陷溺則不能因善
端之發而擴充之以盡其才所致也求舍在人與才何與故曰
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此非我之私言也嘗徵諸詩與
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衆民有形器之物有天理之則乃民所
秉執以爲彝常之性人盡好是懿德者也夫物之與則幾已判
于精粗秉彝好德心已分于寂感乃詩顧合而言之者是必有
深義于其間矣孔子讀是詩而深契其旨贊之曰性情之道未
易知也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者乎吾觀詩言而知物則彝
好相因之故矣天之生人予之氣以成形而有物則必與之理
以成性而有則如聰明恭重爲耳目手足四物之則孝慈弟友

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

爲父子兄弟四物之則未有有物而則不具此乃理之必然者在天爲定命而生民得之則爲秉執之常性惟其爲秉執之常性也而得之于心爲德其德爲繼善之良真屬至懿夫皆故見人之有此懿德與己有此懿德無不欣慕篤好之蓋合聖愚而同然矣使非同秉是彝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爲此詩者信乎其爲知道已吾觀詩與孔子之言其言好者情而好此秉彝之懿德即吾之言情善也此好發自所秉之物則即吾所謂因情善而可驗性善之說也孔子雖不言才而見懿德而即能好即是才則才本能爲善亦可知矣情善才善皆本于性尚何疑于性善乃世之人不以詩與孔子之言是信而反信彼三說無稽之言不亦惑歟言及此而公都子乃知彼說之皆非孟子即情驗性之說真爲實而可據性學乃于以大明于天下

此章以性之本善明才之本同善與前章以才之能爲善明性

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之本善文不同而意實互根通重非天之降才一句首節是綱下至末俱發明之同類同者同聽同美同然皆從非殊生出以物同引起人同物是賓人是主就人體中又以足同引出口耳目之同足是客口耳目是客中主皆串同類意以口耳目引出心同口耳目是客心是主心同理義是降才所以不殊之故性心同理義故悅悅是情而必能悅即是才結歸能悅正發明深才不殊處以爲世之多暴者醒明才之同總以勉人治其心而勿陷溺非止明其同而已借歲富凶以引出下二句非以歲論性勿泥定歲說側重多暴一邊其心即下理義之心肥磽雨露喻人氣質人事喻人陷溺與否凡同類三字即麰麥說到天下之物上而人亦已含在內註其性之善一句預透下文且勿露如使口之于味四句是反言以決其同宜一氣讀下故因非引他人之言即上自己所言承來總說聖人先得不重聖人只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
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

我心同然謂聖人不過先得所同益見我心同得悅我心是理義為我心所悅非我有心去悅又卽悅以明心所同然非又推進一層悅心內兼自家別人的理義言而以自家為主孟子曰天下人同則性同性同則為善之才亦無不同性與才同具于人之心故人本皆能為善而可以不至于為暴者也豈因歲之豐凶為加損哉而非所論于常人之為子弟者蓋常人之情老成則有主而難變少小則因物而易遷試觀豐富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能為善然衣食饒足則有所賴藉而為善者多凶荒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至于為暴然衣食鮮少則無所賴藉而為暴者多歲異而子弟亦異人于此往往歸咎于才以為富歲子弟天降之以為善之才凶歲子弟天降之以為不善之才故多暴殊于多賴者耳而孰知天既予人以性之善自必卽予人以為善之才方可使人全其性而不虛其予之之意故

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天之降才人人無殊而謂爾獨殊者並非天之為之其所以殊者特由凶年之故迫于飢寒不暇顧念陷溺其心而至辟所以喪失其能為善之才然也何得歸咎于才之本來也心之陷溺出于人為並非天事不明夫人觀之物性而可見乎夫麰麥之有種猶人之有心也其種既播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無不浡然而生至于麥之生長日既至之時皆成熟矣可見麥種之能生能熟本無不同猶人之能用其才力于心本自同能為善也雖麥所熟之多寡亦有不同其故則以地有肥磽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耳猶夫人心為氣質不齊人功不齊所致因以有陷溺不陷溺之不同實非麥種之本有不同人心之才本有所殊也天雖麥不過一物耳一物如此物物皆然矣故凡物之同類者俱各有相似處也況人為萬物之靈其相似自必更甚于物乃人于物之相似則信之獨至于人之相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似則疑之何哉無論衆人同為一類即人中之聖其品行雖高出乎我之上而究夫聖之所以為聖則實與我同為一類我此人聖亦此人聖未嘗有餘于人之外我未嘗有缺于人之中欲求一聖之不與我為類者豈可得耶惟人類相同之故故凡人之形體無不同吾先以足言之昔龍子嘗有言曰世之為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貿然為之恐不成其為屨而無以供人用然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適于用我知其必不至失其形而為蕢之大非屨象為人所棄也龍子所云不為蕢者何也葢言屨雖有大小而大小之形無不相似皆由天下人之足其大小亦無不相同故與屨各有相宜耳人為同類者此其一而豈特足為然更觀之口口之于味人人有同耆也世稱易牙獨精于味似乎其口所耆與我口異不知彼不過于同耆之中知其滋味之正而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要其所耆未嘗與人獨殊人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

之所耆彼亦耆故彼之所耆人亦耆之如使易牙之口之于味也其耆好之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本不同類也則易牙所調之味宜易牙一己獨耆之未必人人共耆之矣乃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順從夫易牙所調之味也觀龍子言天下之相似者足耳今至于味天下人皆期必于易牙是天下之口亦舉相似也而豈獨口哉惟耳亦然耳主于聽使耳不然則聲入于耳其和與不和莫能辨矣乃至于聲其清濁高下天下之人皆期必于師曠之所和是天下之耳舉相似也而豈獨耳哉惟目亦然目主于覩使目不然則色形于目其美與不美莫能辨矣乃至于子都之色天下之人莫不知其姣好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其無目者也而曰又相似矣惟其舉相似如此故吾曰凡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夫口耳目不過效用于心者耳猶且無所不同豈至于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心爲一身之主宰。神明之妙用。而反獨無所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謂也。謂具乎心而見諸物者。莫不有自然之理也。謂出吾心以處乎物者。莫不有當然之義也。理爲心體。義爲心用。未有人心而無是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爲然者。故聖心此理義。我心亦此理義。彼獨稱爲聖人者。不過先知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聖先我而得。我即可以後聖而得。聖先得者此理義。我後得者亦此理義。而理義之具乎心焉有不同者乎。惟我心同有此理義。故我見人有理義之言行。與我有理義之言行。反之我心。即無不生其愛慕而悅之。培養其心者能悅。陷溺其心者亦能悅。猶夫食芻草之牛羊。食穀豢之犬豕。其肉我見之而即悅于口。悅芻豢則必求食之飽。悅理義則必求得之殷。使非我心與聖心同然。何爲一見即能悅哉。夫悅理義者性爲之。而能悅者即天所降之才也。才本能爲善本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

之心所同然而明驗之所悅而益明矣人能知此而省察操持之不使其心爲欲所累則未陷溺者可爲節已陷溺者亦可奮發有爲以至于聖人不難也乃不自咎其陷溺于爲暴而反咎降才之殊不亦自棄于人類之外而見絕于聖人也哉

此章言人本有良心可養而不可亡意專爲人放其良心而發只重一養字前二節即山木以著人心失養之害三節結言養之關係末節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以山木例人心分六段看嘗美矣與豈無仁義之心喻良心之本有爲第一段兩可以爲美乎以斧斤喻良心之放爲第二段萌蘖之生與好惡相近喻良心未絕而所生甚微爲第三段牛羊又牧與旦晝牿亡喻夜氣所存不多而又牿亡爲第四段若彼濯濯與禽獸不遠喻良心之不足以存爲第五段兩人見其濯節未喻人未嘗無仁義之良心爲第六段上節特以引起下節正意不可平對

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曰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山以生物爲性言自具生物之理不是說山只是要生物次節首尾只爲良心說牿亡是牿亡其良心牿亡其夜氣上節日夜並重下節只重夜一邊蓋日裏良心亦生只爲物欲易紛隨感隨滅惟至夜閒往晝物欲既退其心已向于靜至平旦來晝物欲未接其心將向于動氣尚清明故當于此處儆醒操存其言氣者因理附乎氣氣清則理發見發見仍是心牿亡亦是心非謂氣有存亡而當致養于氣曰幾希者言僅于既放之後微而又微耳良心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能直養無害便是聖賢不是禽獸性情才三者關係總由于心故下單說養心下節亦分六段看假段當插入上節以相形故苟節養之得失雖雙承山木人心然須以人爲主側串山木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而養之之功只在下節操存孔子數語非是論心之本體亦非指心之已放者言只狀人之心極無把捉意而孟子

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

引之則非徒形容心之神妙正見不可不操存無間以養之而操之之法又在註中敬以直內亡不是無只是一逐物去了見得不操即舍不存即亡無閒處可以安頓他出入即頂存亡言莫知鄉即頂出入言一串下而總係于操舍其活變全在二則字上見只重操存二句操者亦非把持只是提醒得力　心字至末方出乃是故作極力形容語非置心而空言也孟子示人以心之當養而曰大凡初之所有全憑後之所養若後不能養則初雖有美不足恃也乃人往往不自咎其不能養而反謂生而無美亦大惑矣人不知人心且觀山木夫山以生木爲性亦以有木爲美即以牛山論彼牛山之木其前此亦嘗蓊欝葱葱而美盛矣而今已成往事者何哉以其所托生之郊在乎齊之大國也國大則人衆近郊則樵採者多但見斧斤相尋以從之則所生不足當所伐尚可以爲美乎然而非遂無望也是其一日夜之

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所滋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蘖之生焉使于此而培植之猶可以復其初之美也無如牛羊又從而放牧之生之未幾戕之踵至是以萌蘖俱盡山色若彼濯濯如洗淨一般光滑也人過其下者不見昔日之美萌蘖之生徒見其濯濯然也遂相與鄙之以爲此山實未嘗生有材木爲此豈山之本性也哉山本以生木爲性特其後人自不能保遂至喪其初之美寔山何與郎一山木且然而人何獨不然耶雖發乎人之身者有美惡得失之異而其存乎人之心者其始豈無仁義之良心哉天予之氣以成人之形即予之仁義禮智之良以爲心此心至美人人有之猶夫山木之嘗美矣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只爲人去溺于物欲斵喪其天良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日日而伐之尚可以爲美乎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亦不能即使善端之終泯其日中紛擾之後到得夜間事物既退心地靜虛天良亦必有所生息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

息至平旦其清明之氣又未爲物欲所昏其好善惡惡之本心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猶爲相近特其萌于既放之後止幾希之微而已猶山木之有所息而萌蘖復生耳夫旦晝汩没之心不是特而夜日滋息之氣猶可爲使于此而善保之則由微而著良心可以復生無如其旦晝之所爲復有不仁不義之事將幾希之善端隨即禁梏而亡失之矣亦如萌蘖之復牧于牛羊也至于今日梏之明日又梏之反覆循環而不已則其夜氣之微漸漸至消乎昏無復清明時候則不足以存息其良心而汩没殆盡矣夜氣不足以存則日間作爲惡雖愈悖好惡全然與人相反雖有人之形而實去禽獸不遠矣與乎山之濯濯何異頭人不見其本來之良且晝之梏但見其禽獸如此也而以爲是人天性愚頑惡薄未嘗有能爲善之才也者是豈人天性之發而爲情者本然無善也哉蓋才本于性性發爲情人之情本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善人之才本能爲善特其後人自不能善保遂至喪其天良猶夫山性然也與才何與由此觀之山木之生生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但顧養之何如耳故苟于此幾希之心而養之保夜氣之清明防旦晝之梏亡如山木之萌蘖不使其牧于牛羊則山木固以滋生而吾心仁義之良亦將有復其初者何物之不長也苟于幾希之心不養之旦晝爲之交攻梏亡爲之相尋猶山木之萌蘖而復牧于牛羊則山木固終于濯濯而吾心仁義之良亦將無復有存者何物之不消也養之得失分而物之消長殊然則人心可失其養乎而養之又不可頃刻有間也昔孔子嘗有言曰天下有一物于此能操持之則即存在一舍置之則即亡去存入也亡出也一出一入即係于操舍無有一定之時候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倏外倏內只係于操舍無有一定之處鄉此何物乎其惟心之謂與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此心神明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如此必常操而不舍使此心有入無出而有定時常處于內而有定鄉庶可常存而不亡爲得所養矣則仁義之良自然日長不然偶有不操卽爲失養而日就消亡吾願世之人知良心之本有思夜氣之可爲力去其心之斧斤牛羊而常爲雨露之潤卽爲聖賢不難矣何至不遠禽獸哉而操之之法孟子雖不明言實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此又不可不知者

此章明齊王見罕聽分所以不能成就智德無惑不智是通章之骨而實以引起下文見罕聽分意見罕已是聽信不專處所以心不在誨若使心誠在誨必且常置孟子左右惟其不然所以雖有熱腸令人束手無策故雖上說見罕下說聽分而意貫一串智不智就德性上決斷不止在事體上說如有萌焉一句有多少痛惜意兩節語意俱以婉醒旁擊爲妙。孟子曰人君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為治惟在用賢常與賢人親近朝夕專心聽誨則雖不智者亦將薰陶變化日進于智而況智德本天性素所稟受者乎今齊王人皆稱為不智吾始惑之謂王性猶人焉有不智之理惟其性真不滅故即有偶昏無不可復乃至于今相與日久而乃知王之不智無足怪也蓋君心智與不智惟在所養何如耳吾試取而譬之君心之能明猶物性之能生然心必得所養而後能明猶物必得所養而後能生試觀天下雖有易生之物也若但一日暴之以陽氣為之發舒乃十日寒之以陰氣為之閉塞則暴之所生不勝寒之所剝未有能遂其生者也夫物且然況于王心乎生物之養在日暴王心之養在親賢賢者陽類陳善閉邪明哲日生猶日暴也不賢者陰類長君逢君蠱惑日深猶夫寒之也假而王得衆正盈廷日與薰陶何患不智而今何如哉環顧齊廷獨有吾在耳吾進而見王之時亦罕矣仁義之言無

焉是一日暴之耳吾一退而群邪卽雜進相與蔽塞王之聰明蓋不啻十日寒之也則王之善心雖暫得吾言而萌生而衆寒交攻梏亡反覆吾其如之何哉尚安能使其智德之成耶夫吾見之罕非吾之不欲見也寒之者至果何由而至也此其故仍在王矣不見夫學弈者乎今夫弈之爲數不過技藝之末葢小數也既無關于天下國家之大似可任意爲之然而學之者苟不專一其心以極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可得而精也葢學者雖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

精乎教而教者仍視乎學如奕秋通國中所稱善奕者也使徒精乎教而不視乎學則以奕秋誨二人以奕宜無有不善奕者矣而無如誨之者同學之者異其一人則專心致志惟奕秋之誨是聽而毫不旁騖其一人雖同聽之耳在于聽而心不在聽其一心惟思以爲有鴻鵠將至爲之援弓繳而射之則大快樂如是雖與彼一人俱學乎奕吾知其弗若彼之精矣其弗若爲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何意者爲是其生稟之智敏鈍不同弗若之與曰非智之弗若然也心弗若其專志弗若其致耳今王之不智亦猶是矣當吾進見之時王之志氣已不與吾親吾雖侃侃言論有如奕秋之誨奕而王聽信不專其心常在彼寒之之輩是亦王心之鴻鵠也所以吾退而諂媚得進反與彼如膠似漆吾與奕秋同付之太息而已矣心中之昏亂何由而去天性之明聰何自而開向使專心致志于吾以常與吾相見惟吾言是聽則將旁招俊乂衆正盈廷吾與之同心開導日進英明彼寒之之群小焉得乘間而入哉故王之不智王自爲之無惑乎[illegible]也然則王之自棄亦已甚矣獨惜吾之一暴無補空抱此諄諄誨何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此章提醒人當識取其羞惡之良心意亦爲貪富貴利達者發通重舍生取義句此節人之本心前五節言人自有本心後三節警其本有而自失之全要人于生死輕重處痛自警醒也末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捐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

章是存養之功此是取舍之分取舍之分論語在言貧賤上判此在生死上判俱從欲惡關頭別出天理人欲以示人首節說人本知取舍非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不得兼就遇變處難言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說只就人心泛說見生敵義不過然勿透下節方釋言之二節從取舍二字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故義字上節已有兩甚字自當明指義不義不必添出之說不可從三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起下節正言不用不爲之意五節點出皆有求前面乃反覆作勢以引用此何只重皆有句賢者句特以足皆有之意只重同不重賢者之異六節承上皆有之心而指其發露之最真切者言之簞食豆羹下緊接得失二句者非言其小正言其所關之大借行乞人以驗人皆有之心不可粘煞行乞七節承上羞惡之心而究其所以喪失之由以喚起下節並無終意未可即斷煞受

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萬鍾之人即指不受嘑蹴之人說萬鍾簞豆以生死較不以大小較末節是與上兩節來平稱以提醒其糊塗激發其羞惡之心○孟子醒人本心曰人生莫不有其本心本心之得失起于欲惡而極欲惡之所至莫如生死生死雖重而本心斷不爲生死所汨沒自人溺于富貴甘違禮義而不顧幾若我心生來本不知取舍者然豈知我心取舍原自分明不以情有兩端而混淆凡事皆然無不可以參觀焉而見矣夫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得兼豈不甚善設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竟不可得兼較其輕重人情于此必將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即食物之取舍而可以知生死之取舍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得兼豈不甚善設或遇變處難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竟不可得兼較其輕重人情于此必將舍生而取義者也重義輕生取舍分明不爲欲惡所奪與食物一般此非人

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之本心而何何以能然也蓋有其故矣蓋生雖亦我所欲而特以我所欲之義有甚于生者捐生赴義則理順情安節顯當時名傳後世豈不比生更樂故不肯爲苟且之行以貪得夫生也死雖亦我所惡而特以我所惡之不義有甚于死者畏死背義則理逆情歉當時唾罵後世刺譏豈不比死更辱故當患難有所不肯僥倖以避免夫死也而或者曰人之所欲只有生耳義安能與生敵人之所惡只有死耳不義安能與死敵如使人之所欲果莫有甚于生而不知有義之可欲則凡遇可以得生者將何所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惡果莫有甚于死而不知不義之可惡則凡遇可以避患者將何所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惟由其必有是好義有甚于生具之本然發之必然則卽見義忘生雖有可生之路而有不用生也由其惡不義有甚于死具之本然發之必然則卽守義蹈

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

死雖有可以避患之門而有不爲避也爲是之故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之心人或甘謂賢者而其實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凡不賢之庸衆皆有之一如賢者焉其所以不如賢者不過衆人有之而汩于私欲每自喪焉而賢者則不爲利欲所汩獨能不自喪耳並無別有異人之處衆人既喪之心即賢者勿喪之心賢者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斷無疑矣此非無驗也觀是心之發于辭受取與者而可見矣試設一簞食豆羹于此而其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以觀其爲物甚微而得失之間關係生死則又甚大宜其不顧禮義之可否而求得之至急矣然使與此簞食豆羹者絕無敬心口中呼斥其人如爾而與之此時無論賢者即行過道路之常人方知羞惡無禮寧飢餓而死而勿肯受也況非行道者乎甚至反敬之至以足踐踏其物如爾而與之此時更無論行道之人即下至乞人之賤亦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
加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所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
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
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禮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
之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
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必羞惡無禮寧飢餓而死而不屑受也況其它人乎卽此而可
見我所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之本心為人皆有之
豈虛語哉夫以至微之物而係生死之關是大有加于我者也
而猶惡無禮以激于義如此則凡無關于我之生死而不合禮
義者雖多于簞食豆羹皆當辨之而不屑受矣乃我見猶是弗
受嘑蹴之人也及一旦見萬鍾之利祿當前則本心頓昏羞惡
頓喪卽不辨合禮義與否而受之使受此萬鍾而有所增加于
我身則猶可說也今試思身當晏安並無係生失死關係如簞
豆者有何加焉而竟甘心受此無禮義之萬鍾是果何為吾為
而求其所為而不得意者為夫欲營造華美之宮室以居之欲
多畜奉事己之妻妾以好之欲使平日所相識交遊中之窮乏
者得我而施惠焉以深相感激于我三者非此萬鍾不辨故不
得不受之與夫宮室妻妾不過嗜欲之私在此固為極極卽慊

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
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
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
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
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
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
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
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慨好施周恤貧乏較之今之但知厚自封而漠視人窮者似
爲豪舉然爲此而狥人忘己亦聖賢所不許而竟爲此而受之
何與不受嘑蹴大相反也吾爲若人思之此一人同此一心
也鄉爲身死之大而不受嘑蹴之食今爲宮室之美無關生死
之小而反爲此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爲身死之大而不受嘑蹴
之食今爲妻妾之奉無關生死之小而反爲此受無禮義之萬
鍾鄉爲身死之大而不受嘑蹴之食今爲所識窮乏之者得我無
關生死之小而反爲此受無禮義之萬鍾如是是眞令人莫解
矣夫天下事有不可已有可已生死所關是不可已者也無關
生死是可已者也不可已者既已之而謂可已者反不可以已
乎可已而不已此則何謂吾爲解之前之不可已而已之乃舍
生取義之本心今之可已而不已直謂之自喪失其舍生取義
之本心而已矣夫人之所以得成其爲人者以其有此本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至失其本心則直行乞之不若非特不得為賢并不得為人而同于禽獸矣雖生何益哉可見義利分頭所關不淺身死非辱萬鍾非榮與其心死無寧身死彼醉生夢死者可不痛自猛省乎

此章示人以放心之當求專為世之學問而不知求放心者發見求放心即是求仁義乃真學問若錯認路頭奔馳聞見徇名失實殊愧為學問中人玩末節詳自見首節先發明所以當求之故中二節警人之不知求末節示以求之之道歸重在末節心純天理是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知字亦吃緊是求之由然重在求不重知求也不是外面去求來只以學問求之求兼靜存動察言學問兼知行心不但陷溺者為放即學問將成亦或有放故須常常操省學問之道無他不是說學問有個要法亦不是說學問先要求放心亦不是說但求放心了便再不必用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
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學問益吾人自始至終總無有不用學問之時而要以求放心
爲學問之主一處學問一處是求放心處處學問處處是求放
心一生學問一生是求放心故而已矣三字不作無餘解俱說
本困勉錄孟子曰人惟不知學問所以流爲不仁不義若既
爲學問中人則宜無離仁義以爲心者矣而竟何有哉夫亦未
知仁義之于人爲何如耳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則仁義豈非切
于人者乎乃人非不知仁之爲美往往以仁爲非自具則失仁
之爲仁矣人不知仁獨不知心乎心之所以能酬酢萬變者以
其統括四端萬善流通于方寸之間惺惺不昧生生不息故隨
感而應無不神靈則仁是也是仁者心之生理心有此生理方
謂之心若失乎此心則冥然不靈塊然無用方寸之間顛倒錯
亂非復人之心矣故仁之于人也非仁自仁心是心也仁之外
無心心之外無仁仁卽人心而已仁之切于人何如哉人非不

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知義之爲美往往以義爲可不行則失義之爲義矣人不知義獨不知路乎路之所以可出入往來者以其隨事區畫化裁要歸于不易之宜其平如砥其直如矢故舉足而前無不通達則義是也是義者路之共由路爲人共由方謂之路若失乎此義則邪而不直險而不平行動之間傾欲窒礙非復人之路矣故義之于人也非義自義路自路也義之外無路路之外無義義即人路而已義之切于人何如哉仁爲人心則當操存而不放義爲人路則當率由而不舍何世之人寘行徑趨舍置其爲人之路而不由狥欲忘理放失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以謂之人矣自有而自失之不亦可哀之甚哉不知求則昏甚矣然使其凡事皆不知求則于其人可無責耳乃吾見今人若有雞犬放則皆知求之夫雞犬至輕心至重輕者知之則重者愈宜知之乃有放其心而反不知求何愛其雞犬之至輕而忘其

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心之至重哉夫亦弗思甚也苟其思之則必知求求之何如蓋學問不可今之放心者未始非學問中人彼蓋但知學問而未知學問之道耳徒口耳而無心得務華文而鮮實行其所謂學問者適足以佐其機械變詐行險僥倖之爲愈學問而心愈放是學問非以益人而反以悞人也抑知學問者非徒口耳也凡講習討論玩索涵養其事多端悉以嚴辨乎理欲之界非務華文也凡持身踐行克治擴充其事多端悉以操存夫理欲之防體察至而志氣日清使此心常在神明之舍靜養深而德性日定使此心常如居宅之安然則所謂學問之道者無他皆所以求其已放之心使常存于內而已矣心存于內而莫非仁則心發于事而亦莫非義故學問不可廢也若使從事學問而不求放心是與不學問之人同歸爲膚流而已矣何貴爲學問中人哉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此章要人求伸其心之意心本伸于萬物之上人顧甘屈于物欲而不知求伸故借指屈求伸以激發其羞惡之心孟子曰喜伸而惡屈人情大抵然也夫既喜伸則凡身以內其不可不伸者必使之無不伸而後可苟有或屈則即引爲已愧而不自安而何今人之多貿貿然也彼其凡身以內之物盡貿貿然甘爲人下則吾無貴焉耳乃吾見今之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能信非有所疾痛而害于作事也然而世間如有能信之者則雖秦楚之路之遠亦不畏其遠而往求其信之之法是果何爲哉非爲吾之指獨屈不若人之信也獨不思人之指其至輕者也其信其屈俱無與于人之得失也若人之心爲一身之主宰信于義理則進而爲聖賢屈于物欲則流而爲不肖是則至重至者其與指何等懸絕指不若人既知惡之則心有仁而獨忍心有義而獨貪而不若人焉其爲疾痛害事尤甚吾知惡之與不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知其何如矣而況不若而求若知在乎心初無秦楚之路之遠乎乃反不知惡之甘心居于下流而不求信乎人上用惡顛倒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如此此何謂哉正謂之不知輕重之類者也人爲萬物之靈豈輕重之類而綱然不知尚得爲人乎求若人而失若人之本心可哀也已

此示人以身之當養借桐梓以明形以弗思甚醒其昏迷使其知所重而養之養之之道不外治心以養其內愼動以養其外使吾身爲仁義禮智根心睟面盎有之身非徒養其血氣口體之身○孟子曰天下事期其成就必資乎養得養則成失養則敗大抵然也然而事有輕重則養之亦有緩急急其所當養而緩其所不必養然後爲能明于養之之道而何今人之相反耶吾卽以桐梓論今夫桐梓一微物桐梓而且拱把又微之微者耳何足用吾培養然而人苟愛其材之美而欲生之則必培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

灌溉皆知所以養之者桐梓且然而況于人之一身爲萬物之主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其當養較之桐梓不啻萬倍乃至于身則徇欲忘反甘爲辱身賤行而不知養之使歸于善焉者是其視身一草木之不若而絕無愛護之心矣人之用愛本來無不分明豈愛身直不若桐梓哉心蔽于物欲之私昏昏過日弗去思耳實甚故也使其反心思之自知輕重緩急而培養其身有自不容已者矣吾願人之思之也

此章言養身之善否決于己而貴養身者必不可以小害大指當面東當貴利達者說不止爲喫人分辨義理通章緊要在考其善不善二句次節申明此句三四節俱是喻言養小之害大五六節反覆言養小之必害大要以心言養以帝言養以成愛只重養一邊兼所愛者養大自能及小善不善即下大人小人于己取即下大小貴賤非于而易見之謂貴賤以位置言

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大小以關係言貴便大賤便小故只言養小大而貴賤自在其中體有貴賤二句見分之秩然無以小害大二句見混之有害末二句正言善不善之分總是究論于己取之一句小是口腹至末節方見大是心志通章不露故在此節且不說破亦可末節反言以足上節急須繳轉必有次上。孟子曰吾言養身重于養物然就身之中其所養又有輕重緩急之分養得其道則多利養失其道則多害不可不知也蓋人之于身未有不兼所愛惜者也既兼所愛則必兼所培養惟愛故要養惟養方為愛身上即至尺寸之膚人無有不愛之而恐傷焉則即無有尺寸之膚不欲養之以使其完全者也然同一身以內之物有養之而為善者焉有養之而為不善者焉不考究其善不善之分而泛為養之則無以遂其愛之之心此必有所以考之者矣今欲于無所不愛之中考察其所為養之善不善者豈有他術哉亦

惟反于己之身取己身之所有者以審度其輕重緩急而已矣其善者在己身之內其不善者亦在己身之內一反觀而卽得無俟他求者耳所謂于己取之考其善不善者何如蓋以人身有貴體非可一例而視也就其分位而言有分尊獨貴而爲衆體所尊奉者焉有分處卑賤而爲一體所役使者焉一貴一賤截然不同就其關係而言有各分一形無關于人之得失而爲小者焉有兼統衆形有關于人之得失而爲大者焉一大一小判然各別若混淆視之而以重處大小體則必至于傷害夫大體究之大體失而小體亦失故養體者切無然也抑以重視夫賤體則必至于傷害其貴體究之貴體失而賤體亦失故養體者切無然也夫體而賤卽爲小者體而貴卽爲大者而有害無害惟視乎養若徒養其小者便是從人欲而爲卑下之小人必須專養其大者便能完天理而爲高明之大人此則善不善之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所由分而不可不自考者也奈何今之不善養者多也吾且爲之借喻于材木梧檟其材之美者當養樲棘其材之惡者不當養乃今有塲師于此舍其梧檟不養而反去養其樲棘則美惡不明所養顛倒是塲師必爲人所輕賤之矣而體之養小失大者不猶是乎吾更爲之借喻于人人身中之一指與肩背皆小體也而同爲小體之中又有大小之分一指至小不必養肩背至大必當養人若只顧一指之小而養之撫摩保護不遺餘力至于肩背之大反失其所安而不自知則將爲何等人彼狼極善顧後而前行疾速則不能回顧今是人無善顧之明是則爲狼疾人也而人身中之更有養小失大者不猶是乎觀于此而可以知天下貪飲食之人矣今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行同乞墦而不顧推其意不過不耐飢渴以爲飲食計耳遂至不擇正味而徒爲飲食之人則有識之人皆賤惡之而不免于賤塲師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狼疾人之譏矣賤之何為為其止圖饜足不顧廉恥良心喪盡所養者小而所失者大也然則飲食之人所養者特口腹耳口腹特尺寸之膚耳得在口腹則失在心志得在口腹之尺寸則失在心志之完全其必然矣設使飲食之人雖所養者小而于大者竟無有失口腹既有肥甘之供而心志亦自完其仁義禮智之天自生其睟面盎背之色而無有卑鄙苟節行同狗彘之失也則口腹乃軀命所關養之至不可已者豈適為尺寸之膚而已哉人亦何為而賤之而無如口腹終為尺寸之膚飲食之人養口腹之小必失心志之大故君子不肯為飲食之人以取賤于人耳何若養其大者而為德盛道隆之人人則移氣移體而小者亦無所害之為得哉人之愛身者何可不考之明而慎所養耶

此章要人從形體中認出主宰則貴大品格其可在自己心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

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

做出從其大體爲大人句是通章之綱先立乎其大一句是從大之故通章所最重而耳目之官心之官兩段又是所以當先立之故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耳目之官是職分甚微物交物則引之是身分甚輕蔽就方人聲色時言引則一向隨去了上二物字指外之聲色下物字指耳目物引處就是蔽物處勿作引心看耳目是離思不得然都屬心官則思是職司者大思則得是關係者大思實就事理上用思以求其必得非一思便完了心之官的事體先立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靜養動察使心體自强不息。天下人品不同皆從體上做起觀孟子之與公都子論大人小人者而可見公都子曰鈞是人也宜其所成就之人品皆同矣乃或則德盛道隆而名爲大人或則行污名醜而稱爲小人若是之不同何也孟子曰人之大小不同皆因體有大小不同卽體之大小雖亦人所共有然顧其所從何如

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

耳。如平生皆從順其大體。憑他為主。而小體不敢干其權。便日進于高明而為大人。如平生從順其小體。任他馳逐。而大體不能制其命。便日趨汚下而為小人矣。曰鈞是人也。其趨向宜無不同矣。乃或則從順其大體為趨向。或則從順其小體為趨向。又何也。曰欲知所從之異。且看小體大體所司之職而可見。小體維何。耳目是也。大體維何。心是也。耳之職司聽。目之職司視。皆以形用。而不能思其視聽之理。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其耳目之視聽。而不明不聰。則耳目亦頑然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接于耳目之內。物則耳即隨淫聲而去。目即隨邪色而馳。引誘之使不自主而已矣。耳目之職分身分。不過如此。此所以為小體也。若夫心也者。則至虛至靈。以能思為官者也。凡事物之來。盡其職而思。再三探索。則得其應接之理。而有以制其耳目。失其職而不思。一味廢弛。則不得其應接之理。而無以學

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其耳目心之職分力量關係本是如此此所以爲大體也夫此耳目心思皆天之所以與我使耳目効用于小心以主宰夫耳目固皆不可少者然而耳目爲小體心爲大體人惟于其大者不能培養有素則大者先已傾倒失其制小之權而小者遂得縱恣起而奪其天君故必勿馳逐于小者而先立乎其大者卷之于物感未交之先使其心體常自靜定而無一毫紛馳察之于物感方交之際使其心思倍加精明而無一毫亂應則大者已自卓然植立不失其無思而無不思之官自然事至能揆物來順應視必視其所當視而視遠惟明聽必聽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則其耳目之小者皆從心爲主而不能搖奪夫心之官矣能從其大體如此則道全德備與天地相似聖人同歸非庸常衆人所可及也此爲大人而已矣不然心失其官而惟耳目是從妄得不流而爲小人乎欲爲大人尚其慎所從而可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此章專爲世人慕爵故提出天人二項使人認取欲其轉人爵之求而爲天爵之修曰惑之甚曰終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首節平說不必遽側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發修者克治涵養必至于熟而後已今人之修不過假乎其名原未嘗得天爵滋味惟有利祿薰心故人爵到手即習術雜用棄滅天爵矣古今兩節非平列乃即古以喚醒今人孟子曰自古及今人情莫不重爵而往往今人有今不及古之感豈不以爵之尊貴同而其所以尊貴者有不同乎蓋爵有天有人若並立以俟人之別擇焉與生俱來者爲天天不假人而自則行爲天爵者爲世所加者爲人人亦與天而並尊則有爲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德愛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發諸心無不盡曰忠仁義見諸事無不實曰信樂循此仁義忠信之善始至終而不倦此皆不倚權而貴不恃勢而尊乃天所賦予然之爵也若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夫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須自朝廷名分所非生初而即貴倓後起而始尊此人所賜予使然之爵也人一人截然並峙似乎足以相抗而實不能並衡得天爵則無人爵而自榮徒人爵則對天爵而可愧而知此意者其惟古之人乎唐虞三代之時人心淳古學惟爲己但知克治涵養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于樂善不倦之地以如是修其天爵此不過吾分之當然初無意于人爵也而德盛譽流學至君求公卿大夫之人爵自從天爵之修而至焉有自從之逸而無望從之情有不從之時而必無不從之理古風猶可懷也若今之人則異乎古矣但知人爵之求何心天爵之美顧其心以爲非假途于天爵則人爵無從而得于是亦修其天爵以要之外飾爲仁義忠信之行以炫人見聞貌強爲樂善不倦之容以希人錄用而人爵亦有時而得矣因天爵以致人爵則于所爲外飾貌強者自宜守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亦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如故而及至既得人爵則志滿意得無復顧忌並把天爵棄之如遺矣不但無真實之修并不作虛假之善所行莫非殘忍貪污之事所樂無非機械變詐之謀嫉善如仇而趨不善如騖夫天爵之修所以為己並非以為人也而彼但以為要人爵之具既蔽惑于理道而不可言矣乃得人爵而旋棄其天爵則其心之蔽惑更甚也蓋雖無其實修其名則人爵差可長久今盡棄之則作姦獲罪斥辱隨之其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大違初心非惑之甚而何今人之于爵如此其視古人不亦霄壤乎哉夫道德非富貴之階勢位亦行道之資所以天爵[illegible]直而人爵亦非君子所矯辭但古人則聽其自至成己并以成物何等尊榮今人則有心營求名喪隨以身敗枉自污辱今人可不深自愧悔而以古人自期待也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此章因人但知求貴于人而不知求貴于己故以己貴與人貴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較其良賤使知輕重而專于所願總重人有貴于己句曰弗思曰所以不願重重提醒其欲貴之心首節欲人思良貴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末節言良貴之真可貴孟子曰人生可貴而不可賤故人在世間無論聖凡同有欲貴而不欲賤之心則何莫非欲貴者乎既欲貴則必釋其真可貴者貴之方得遂其欲貴之心夫天下之真可貴者止有一途而無加有一真可貴者即有一似可貴者以誘之故人雖有欲貴之心往往紛紛不知求貴于己若己本無貴者然而豈知貴之可欲者固有無待于外求而自足于己者在乎此非有人有之有人不有之也蓋合聖凡而同然矣乃今之人舍其貴于己者而反若不願求之豈真己本無貴有貴而反不足願哉特弗反之已而自思之耳置思不用昏昏過日所以隨俗步趨終無覺悟之日也惟弗思故舍己貴而求人貴孰知己之所貴貴之至良者若人之所加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己而貴者非本然之良貴也何以非良貴者 其貴得之于天具之于性無假于人而始貴故人亦不得而賤 之若人之所貴則旣得而貴之又得而賤之如今之能貴人者 莫過趙孟巧于逢迎得其歡心則即貴之矣然承順不周一逢 其怒即不免褫奪是趙孟之所貴趙孟即能賤之也故曰非良 耳則何如己之所貴為良哉良貴何如詩云既醉我以酒既飽 我以德詩所云飽德者何言哉蓋言飽足乎仁而此心全乎天 理之公飽足乎義而行事純乎天理之宜也仁義飽于己則富 有日新自有無味之至味雖極天下之肥甘孰有過于此之肥 甘乎人即欲奪其仁義之飽不可得已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 味也飽乎仁義出以自樂並不求人之聞而譽之而積厚則流 光仁義之聞譽自至貴大則聲容令聞而廣譽自遠仁人義士 傳聞無窮四海九州揄揚不置秉彝好德自施于身則榮華光 耀自有無文之至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

文縱極天下之章服人雖欲奪其間爵之□不可得己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葢心泰則隨處皆足內重而外物自輕而貴之最良者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如此世之欲貴者請自思之將願其可貴可賤者乎抑願其可貴不可賤者乎慎毋誤于所願而自虛其欲也

此痛發怠于爲仁者之弊病使無所推諉以明爲仁不可不力而仁之必能勝不仁也首二句正言下反言不勝之故以明之通章只作一人看上不仁就心言下不仁指爲不仁者爲仁者三字內含爲之不力意乃虛慕其名而嘗試爲之者○孟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故人果能爲仁而仁則必能克去私欲而私欲自不敢與人爭衡葢必能勝不仁也頭而譬之猶水之勝大火也火燎原則難撲滅而沃以大水則無不止熄爲仁者道心爲主則人心退聽亦猶是耳然所謂仁之勝不仁者須以常

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
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
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
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
也。

存之天理而遏方萌之人欲志專則內無所分力勇則外不能
乘然後能勝乃今之為仁者則大可異焉浮慕其名而嘗試為
之方一心以向仁旋一心以向不仁向仁之時則入而不久向
不仁之時則溺而不出是欲以一念一息之仁而遏夫橫肆蔽
錮之不仁也不猶夫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乎火何能熄不
仁何能去也于此知之而自咎其為仁之不力則仁猶可為不
仁猶可去乃及其不熄則又咨焉阻焉不克自咎自振反附會
其說以歸咎于仁曰仁本不能勝不仁猶水之不能勝火一般
夫始焉為仁雖是不力然猶有此一念可用與不仁時有互
勝之勢至此言一倡則不仁之人皆信以為仁之難成將甘心
于不仁再無望其能勝由是縱欲滅理無所不至矣是吾之所
為又有以與助于不仁之甚者也反不如不為仁者無此濟助
之害也夫至助不仁吾知此人之心亦且厭怠棄不仁日益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熾盛仁心日益微沒并其所爲杯水之仁終亦必亡而已矣獨是仁者人心之良隨取隨足今爲之旣不力護之又有辭而仁心萎盡尚安得爲人也有志爲仁者可不思自勝哉

此爲爲仁而半途廢者發以穀引起仁只重熟之二字二字中煞有工夫在不比上熟字工夫粗淺也不如荑稗非取荑稗正見仁之當熟意○孟子曰惡醜而喜美者人之常情天下何事無美哉然美不可恃而恃乎人之有以全其美不見夫五穀乎五穀者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其種固凡爲種中之至美者也然以成熟而後爲美苟耔耘之功不至而竟爲不熟焉則不殖將落反不如荑稗之稍有可用而遂不足爲美矣五穀且然而況于仁何獨不然仁爲人本心之良如農功焉日夜思之毋越畔也竭蹶趨之毋助長也仁與五穀非異事而同情者耶美孰甚焉然使雖有其美而純任自然不加封殖卽或爲之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而忽作忽輟反致蘊崇是荑稗之不若矣尚得為美乎然則為仁者無他亦惟在熟之而已蓋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播樂以安之而仁熟矣仁熟尚有何事得全其美乎夫仁既為人所自有熟亦非人所難為為仁之外既無他道熟之之外又無他功人奈何明于五穀而不明于為仁耶

此章即藝以況道見必不能廢成法教學俱重然本文是比體正意全不露講者須句句是言藝却句句與正意暗合纔佳四必字要玩○孟子曰天下之事精于己者不可私也于是乎有教精于人者必求得也于是乎有學今天下皆知教與學矣亦知教與學果何所恃乎大凡事必有法然後可成雖善教者不能廢善學者不能舍大抵然也不觀之曲藝乎即如一射不過一藝耳設有教射者于此而如羿則其教人宜若有心得之巧矣然引滿而發者射之法也使舍彀而欲教之命中雖羿亦無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困矣則志于彀焉必也教射者既然而謂學者反可不然乎故其心志亦必于彀于彀則得不于彀則失在羿已然已又如一匠亦不過一藝耳設有教匠者于此而為大匠則其誨人宜似有獨運之智矣然規矩以為方員者匠之法也使舍規矩而教之運斤雖大匠亦束手矣則以規矩焉必也誨匠者且然而况學匠者反可不然乎故亦必以規矩以規矩則得不以規矩則失在匠又然已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大抵知行者道之法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即羿之彀匠之規矩也教與學其可舍之而師心自用乎哉

孟子卷六上終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圖矣則志于彀語必也彀射者既然而謂學者反可不然乎致其心志亦必于彀于彀則得不于彀則失射已然已又知一匠亦不過一藝耳彀有數而許十此而高矣匠則其誨人宜有獨運之智亦然規矩以為方員者匠之法也使舍規矩而教之運斤雖大匠亦束手矣則以規矩言必由誨匠者且然而況學者亦以可不然乎彀亦必以規矩以規矩則得不以規矩則失在匠又然已而謂曲藝自然況聖人之道乎求植的行的道之法道無乎之指一孔門之學者將以大學之教正曲彀之規矩之規矩也彀與規矩其可舍之而誰亦自用乎哉

同里陸稼書 陸蒿菴 兩先生鑒定

孟子卷之六下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此章是著明禮教之重非常變所能消欲人于理欲之辨較其重輕但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任人一偏之較論其害于禮者不淺故就其大分相等者以折之而其論自屈禮無事不存任人特舉食色以例其餘故孟子亦只就食色折之任人論禮亦只在禮文上說屋廬子說禮亦是論其常任人是從變上說節為偏較何有只就理上論非是以口舌相爭不揣金重二節皆是喻言偏較之非上節是就其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可使高卑倒置下節是反其意而喻之言輕重之本然原不可以偏較高卑是客輕重是主以高卑引起輕重勿平看俱喻言勿露正意礙下節取食節方正駁其偏較之非往應節方就輕重相等者以折之男女人之大欲飲食以起訟師先王慮其縱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何有言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

欲而有訟師之禍也爰制爲禮以範圍天下使之守天理防人欲以爲綱常名教之維持則禮固甚重豈食色之所得而並論哉不有主持世道有心好學者相與傳述辨論據理剖斷以折服之則禮教何由明于天下戰國時有一任人問屋廬子曰甘食者人之性然食之中有禮就禮與食較之不知二者孰爲重乎曰禮所以節飲食之宜也自然禮重又問曰悅色者人之性然色之中有禮就禮與色較之不知二者孰爲重乎曰禮所以別男女之嫌也自然禮重任人明知屋廬子必曰禮重但欲得其言以爲難之之地乃遂曰禮固視食色爲重矣然亦有不盡然者如飲食必俟饋請者禮也使飢餓之時以饋請之禮去食則至于飢餓而死不以饋請之禮去食則得食而生當此之時必以禮乎娶妻必行親迎者禮也設使貧乏之時必備親迎之禮則不得妻以廢倫不拘親迎之禮則得妻以全倫當此之

揄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揄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揄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揄食色有重於禮者

時必親迎乎吾知顧小廉而滅性則爲輕生拘小節而廢倫則爲不孝而謂禮之重于食色殆不然且原慮于未識彼其較論失輕重之平故不能對乃不安于心而明日卽之鄒以告孟子亦可謂好學不倦者矣孟子曰于以答是說而折服之也何難之有夫所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今任人之論則偏甚矣凡物輕重有定質猶高卑有定體也故欲較論高卑必本末平而後高卑之位可定若不揣度其底本使平而但齊其末稍則卽方寸至卑之木以之加于岑樓至高之上反可使寸木高于岑樓也天下有是比較之法而可爲據乎知高卑則知重輕矣高卑有本末之分輕重有多寡之別卽以金與羽論如金至重羽至輕也然金之所以重于羽者豈謂夫一鉤之金與一輿之羽相較之謂哉蓋必多寡稱而後輕重之衡可定與寸木岑樓之高卑一而已矣今任人奈何偏取以較之耶禮本至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

食色本至輕何可相比即欲取而比之亦必本末多寡之數適均而後可定其輕重如飢而死食之重者以禮食禮之輕者得妻色之重者親迎禮之輕者也欲以重者言則必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則仍是禮重欲以輕者言則必取食色之輕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仍是禮重今則偏取夫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自為必不可已而禮自不必拘矣奚翅食重于禮而已哉偏取夫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自為必不可已而禮自不拘矣奚翅色重于禮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于岑樓鉤可輕于輿羽也真大失其平矣先破其偏較之非然後舉其分之適均者以往應之曰子以飢死為滅性食固重矣然較亦禮之重者如紾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而生循教之禮而不紾則不得食而死是食重難已而禮尤重難狃于時也則將狃禮而紾之乎吾

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知守飢而死而兄之臂必不可紾也予以不娶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亦禮之重者如踰東家墻而摟牽其處子則得妻而全倫循守正之禮而不摟則不得妻而廢倫是色重難已而禮尤重難犯于此時也則將犯禮而摟之乎吾知寧失妻而無後而東家之處子必不可摟也禮之重于食色也如此彼復何說之辭故曰子答是何有也在人不明大分而妄爲偏較開天下以貪食色而壞制防之階其害于天下不小賴有孟子之論而先王禮教不至視爲贅旒然非屋廬子之勤學好問不辭跋涉以質其疑正論何自而發邪說亦何自而闢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此章見堯舜可爲而不必外求意爲之不過是孝弟不過在衣冠言動之間全要得勸引意思通章亦爲之而已句弗爲耳與所不爲也皆與此句相應行堯行字歸求求字皆所以爲之指出孝弟二字正是實落下手工夫然字决其可以爲非止然其

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才能也

有是言曹交之問亦不甚差差在以形體上論聖人奚有于是一條說爲堯舜在于肯爲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爲子服堯服一條則教以爲之也末二節雖亦是教以孝弟然實因其有挾貴之意則必不能用力故拒其受業有力無力指一人言只形容人之勇力無常惟所自奮以破其形體之拘爲烏獲足上二段俱泛說至夫人二句方說到爲堯舜上堯舜之道道字不易講孝弟即是道須從堯舜歸宿到孝弟上來服言行不必迹合只合于孝弟良心便是因交只在形體上說故只在所行先後衣冠言動等易見者教之而其實亦是至理所寓夫道二句說易知人病二句說易行惟易知故易行仍是一串有餘師只在良心發見上說人性皆善本無聖凡之別人人能爲善即可以復其初而幾于聖此意宜盡人知之不意有曹交者竟闇其說而猶未悟耶一日問于孟子曰堯舜古之聖帝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也有云人皆可以爲之不識有此事乎孟子曰然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曹交曰交聞昔文王與湯皆能爲堯舜者也何以能爲即其形體有大異人者交文王身長十尺湯身長九尺有此偉表所以能爲堯舜今之人安有能及之者乎不意交何幸而竟有九尺四寸以長此文稍不足比湯反有餘則亦居然一湯文之形體也宜若可以爲堯舜矣而竟一無材能但能食粟而已有聖人之形而無得乎聖人之道不幾虛有其表乎亦殊可惜矣請問夫子爲今之計如何作爲則可如湯文之能爲堯舜耶孟子曰欲爲堯舜奚有于是形體之異人哉亦惟在勇往以爲之而已矣不爲之則有是形體不能爲能爲之則無是形體亦可爲也夫爲之在乎力子得毋曰人有力而吾無力故不能爲歟不知力亦何常之有試取而譬之今夫一匹雛至輕百鈞至重匹雛之勝至易百鈞之舉至難也如有人于此其始也妄于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

弛不肯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一旦能自奮發而肯用力曰吾實能舉百鈞則卽爲有力人矣總此一人而有力無力前後頓殊則其人爲何等人夫舉百鈞烏獲之任也烏獲千古最有勇力人人所不易及者今是人忽能用力而舉百鈞與烏獲何異然則向特逡巡畏縮不肯舉烏獲之任耳能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豈以形體拘也可見勇力無常惟人自奮類如此矣夫人之爲堯舜亦猶是也豈以材質庸下不勝堯舜之事爲患哉但自甘于暴棄畏其難而弗去爲耳爲之卽能至于聖人如爲烏獲一般矣顧何以弗爲得無以堯舜之道爲高遠而難爲耶而其實不難也道莫過于孝弟欲盡孝弟不外乎起居行止之間如徐行而後于長者卽謂之弟疾行而先于長者卽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是難事而爲人所不能爲哉特人自輕忽夫事長之禮而不肯爲也夫徐行便可

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爲弟則孝可以類推可見孝弟者良知良能俱無所難人所易明也明于孝弟猶不明于堯舜之道乎堯舜之聖雖與人異而其所以爲聖之道則與人同不過孝弟二者而已矣時雍之治本于親睦風動之休始于克諧卽其極至于明天察地要不過此愛親敬長之心達于起居行止之間所自始何嘗別有高遠難行之事也人能爲孝弟便是爲堯舜人皆可爲堯舜豈虛語哉夫吾力既本自能爲堯舜又初不難爲則爲之惟在子子矣天下道只有一途能孝弟則爲堯不孝弟則爲桀人只有二種非堯卽桀非桀卽堯子勿謂可中立于非堯非桀之間也子誠于衣冠言動之間一以堯爲法服堯孝弟之服誦堯孝弟之言行堯孝弟之行是卽儼然一堯而已矣不然者子如于衣冠言動之間不以堯爲法勢必至服桀不孝弟之服誦桀不孝弟之言行桀不孝弟之行是卽儼然一桀而已矣爲聖爲狂任子自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

擇而爲之可徒恃其形體之殊而竟諉爲力之不能爲與道之難爲哉交聞言而悅曰夫子之教善矣交意欲留此而受業于門常聽至教以用爲堯舜之功而苦無館舍幸鄒君與寡君有隣好之義自能推愛及交必不令交有不得見鄒君之患見則可以假借公館留而受業之願可以遂矣夫子樂育爲心諒不拒交也交以見鄒君假館爲言分明自挾其介弟之貴既失弟長之禮雖置之門牆焉望其能受業故拒之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耳殊不知夫道也者非我獨有而子獨無也具于性分之內著于日用之常譬若大路然明白坦易只在現前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于道無必爲之志不去求之爲可病耳子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體行吾所謂孝弟之道則見性分之內萬理皆備倫物之間隨感而發莫不各有當行之道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非道無往非師矣不

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亦有餘師予何必受業為也顧人非上哲何可無師孟子此言雖為拒其受業但師之教亦不過倫常日用之理而仍視乎其自為果其能自得師原不必有專師也可見孝弟之道萬化根本作聖種子洵人人可自勉也夫

此章言父子之變非怨無以見仁高子從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正從怨上斷其為仁者是斷詩非斷平王平王惟不怨所以不仁不孝詩有怨慕之意不失為仁人孝子之詩通重一仁字以小弁為主凱風是客凱風親過亦非小較之小弁之親則為小耳然不過借以形小弁不重丑亦非疑凱風只引以明小弁之不當怨孟子亦援以見小弁之宜怨磯註水激石水喻子石喻母如磯水中之激石人子不容親有過微激之而遽怒故曰不可磯引舜之意取與怨慕略似勿以舜事方小弁小弁焉能及舜之慕。凡人仁心之發于父子最為切近故親親之心處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常固篤處變尤所難恝思慕眷戀激而為怨如不得乎親者然而況當宗社存亡之所係乎如是則為仁為孝不然是父子而秦越人視之也可乎哉而何高子之不知此反疑小弁之怨為非也一日者公孫丑問曰高子有言小弁一詩非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小弁之詩從未聞有目為小人者而高子獨發此議論必非無所以而云然第不知以何憑據而言之丑曰高子之意以詩之言貴乎溫厚和平況小弁又處父子之間何可有怨辭怨心今讀其詩但見哀痛迫切怨而已矣故曰小人之詩非君子渾厚之作也曰人之治詩既要援情據理又須達變通權論定方為有當今則固矣哉高叟之為詩也以怨為小人真執滯不通之見謂其詩為怨小弁莫辭因其怨而遂謂之小人小弁實有所不受譬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欲射殺之則已于其旁談笑而勸止之無他越人于我本疏因其疏而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

疏之故忠告有方而言不甚切也若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于其旁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其兄于我本戚因其戚而戚之故怨其陷罪而痛切言之也今小弁乃父子之間不啻其兄之關弓射人則其涕泣而道正是親愛其親而不忍恝置之情親親即天性之仁也仁豈小人之道乎若不怨則視其親如越人是直小人矣高叟之為詩誠無辭于固也丑曰據夫子言小弁當怨矣然吾則因小弁而念及乎凱風凱風之過其母猶小弁之過其父也小弁宜怨則凱風亦宜怨乃彼獨不怨此何以故得無子之于親怨固有所不忍出者乎以此例小弁其何以為小弁解耶曰凱風豈可與小弁一例而論父與母同親而父與母之過不同當視其過之大小以為衡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其失節止在一身乃一家之私事若小弁則親之過大者也信讒廢嫡其危將及宗社生靈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親既忍于廢我父子

而遽怨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之情已爲疏薄而吾又視其親如路人父子之情愈疏薄矣親之過小而怨是親方不幸而有過而吾遂憤然而繼以怒如水中不可容一激石水微激于石即叫號騰躍不可磯也愈疏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不可磯則無體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而小弁所以怨耳怨與不怨各有攸當何可一例論哉小弁之宜怨更可驗之孔子之言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至五十未得乎親而終不忘呼天號泣怨慕其親焉非孝之至者而能之乎以此言推之可見小弁雖不得比孝子舜而親此詩之怨思情同號泣猶不失爲慕親之心是亦仁孝所在故曰親親仁也既仁且孝而何目之爲小人之詩耶孟子爲詩辨如此但此詩爲其傳代作乎王實無此心所以其後不思爲父報仇討賊反德申伯而爲之遣戍豈特恝然無情反直視其父如秦越人矣其不仁之罪孟子又豈肯寬之哉

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

此闢時人之言利而以仁義挽救世道人心當時諸侯兵連禍結不過爲利以利說則人人從利上尋求兵端罷而隨構即不構而禍倍烈于兵矣故不若開以仁義實大有造于人國秦楚構兵節當以楚爲主當時秦最强楚差可敵楚悅而罷則可不必之秦故先說楚悅于利也以上利字指構兵說爲人臣以下四利字推開說懷利利字屬自己不稿若父兄其凡作事處一心只在利有利則趨無利則避也即三倫以槩其餘懷仁義亦然其所以事處一心只在仁義盡其當然不是徒把仁義去事也。仁義治天下之大道無如戰國之時兵連禍結無非爲利仁義滅絕天下之亂不知所底故非仁義不足以救世道人心而不先闢去利心亦無以伸仁義于天下孟子有心救世故特于宋牼之遇深致意焉宋牼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休亦學士中之有意人也而未探其本其時將之楚孟

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

于適與之遇于石丘之地孟子知其此行將爲遊說而思欲救正其學術以維持世道人心故先問之曰先生此行將何之牼曰吾聞秦楚二國構兵相殺夫今天下之國七而最强者秦楚以敵秦者唯楚秦楚構結諸國皆將騷害而二國更多罷斃兵何可構故我將南見楚王說而罷其構兵叅秦狼貪無厭必不肯挫于楚以一楚敵秦必至禍敗不若結連與國保境息民則秦亦無如之何諒楚王必悅我之言也則可以無之秦矣如其不悅則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之說秦雖不同于說楚而大約倣說楚之意而變通之以切中秦之害患則秦亦不得不降心以相從也悅則得遇不悅則不遇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故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其遇不必之于二王而自可必之于吾之說爾曰軻也無通之際請無問說二國之詳願聞其大指而已說之其大指將何如曰天下事有利而有害彼爲圖利而興兵不知

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兵連禍結民困財盡不利實寓乎其中彼蓋昧焉故搆結不已我將以其不利之實痛切言之彼必懼而相與罷矣曰我觀今之世遑其辭說其志惟在興兵所以紛爭擾攘終無止息而先生之志獨在罷兵息民獲是說也天下可以安寧關係豈不甚大矣哉然而先生之所稱號以說之者在言其不利以搆為不利則必以罷為利動天下以圖利之心則今以利而罷旋又以不利而興此必然之勢是終不得罷而愈滋其毒故此名號則實有所不可行耳何以見利之不可先生以利為號而說秦楚之王皆曰息兵則利搆兵則不利由是秦楚之王皆悅于利之說而名止將帥以罷三軍之師是凡自將校以至卒伍所謂三軍之士者皆樂罷而悅于圖利也利之名一倡而人心惟知利之為美將見豈特三軍之士凡一國之為人臣者一心皆懷戀夫利以事其君狗私而不忠為人子者一心皆懷戀夫利以事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理之殊而其效有興

其父循私而不孝為人弟者一心皆懷戀夫利以事其兄循私而不弟夫國之所恃以不亡者惟此孝弟忠信之真耳今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終于離去仁義惟懷利欲以相交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尊親之意泯殺奪之禍興其國必亡然而不仁者決未之有也夫逐利必背仁義而仁義必自遠利先生知利之不可言而特能以仁義為號說秦楚之王見得殃民非仁過制非義由是秦楚之王皆悅于仁義之說而召止將帥以能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于陶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皆知仁義之為美將見豈特三軍之士凡國中之為人臣者一心皆懷戀夫仁義以事其君順當然之理而盡忠為人子者一心皆懷戀夫仁義以事其父循當然之理而盡孝為人弟者一心皆懷戀夫仁義以事其兄循當然之理而盡弟夫國之所恃以興隆者惟此孝弟忠信之真耳今舉國之君臣父

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了見弟皆從去夫利但懷仁義以相交接者見慈祥成俗恭敬成風人心日相固結國勢日就振興其業必王然而不王者決未之有也懷利之禍若彼懷仁義之福若此而皆自先生之一說倡之然則欲以爲號者惟有仁義而已矣何爲必曰利哉號正而大志以遂號不正而大志以虛竊爲先生不取焉孟子之闢利以伸仁義如此其于世道人心庶有瘳乎

此章見交際貴乎禮義之至一見一不見只爭處守爲相四字見不見是通章眼目處守爲相四字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鄰是結案問答俱不重季任重儲子一邊又不重儲子重孟子答儲子一邊首節記序書法已暗伏下末二句脉但未可說明不報是未及報或問只須成享不成享來不得之鄒二句兼責之輕重雖之進一意然責任意旨重○君子立身處世義理無窮所當隨時制宜不可執一豈獨交際一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道為然間交際之間一施一報皆非漫然然非學者留心審察無由知之如屋廬子是已孟子大賢當時重其賢無不願與之納交則其以幣為餽常也知以幣交則或有行道之機未可知君子安得不受亦其常也有受則當往見拜賜以報其意而方受之時則未報又其常也故孟子居鄒時自季任來交處齊平陸時有儲子來交此固無足異也所可異者蓋在他日耳一則由鄒至任親造而見季子一則由平陸至齊便道而不見儲子交同受同而有報有不報獨異孟子之意豈以季子任為任君處守故耶儲子則僅為齊相故耶而孟子不言也季任儲子亦不知也使無人焉來其間而叩之不將疑交際之間可任意為施報而無定衡也哉乃屋廬子則留心審察見其事而喜之以為其間必有義理連幸得其間隙而考究則自矣乃遂其事而問曰季子儲子均以幣交則均宜見以報之乃于儲子獨不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夫子必輕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爲更貴之故不然不知是何道理也孟子曰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也書曰享獻上人貴重其禮意而不在物之厚薄若儀禮不及其物即謂之曰不享何以爲不享蓋儀多于物則其心志用在享儀少于物則其心志不用在享惟是之故故曰不享耳書言不役志于享者又何爲蓋凡享人者必先有禮意之誠而後將以幣物有本有文方成箇享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爲享則有文而無實豈成箇享書言爲此之故知乎此而我不見儲子之故可類推矣屋廬子得不見儲子之故而悅悅夫君子立身處世義理無窮隨事制宜不可執一類如此也此時有或人不知其悅之意而問之則于不成享之義仍有所未明矣屋廬子乃曉之曰凡人好賢必身自就見方見誠心敬禮若但以幣帛來交而不自來見則爲倨傲無禮虛文籠絡而適爲慢賢但其來見有得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

自主不得自主之分不得自主則不來見但以幣交亦可爲制于勢乃不得已心未嘗不誠而實非傲得自主但以幣交而不來見爲挾其貴而無誠心若亦往報之則爲自屈今季子爲其君守國而又去鄒甚遠何得輕離職守而之鄒以求見儲子則僅爲齊相無君國之守而又去平陸甚近儘得乘閒之平陸以就見不得之而不之君子誚其役志于享矣故謂之爲成享得之而不之君子窺其不役志于享矣故謂之爲不成享一見一不見各有攸當予何疑焉觀乎此則知君子報施固當隨事制宜歸于中正而君相禮賢亦可不竭誠致敬乎哉交際之道得孟子而有所維持得屋廬子或人之善求問而有所折衷也夫

此章見君子之去就總是一仁國之益不益功之有不有人之然不知俱不足論道重君子亦仁二句用不用乃通章眼目然在孟子口中但帶伏而不可特地提明賢字從仁字剖出不甚

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重初議去爲不仁因辯其同歸于仁見仁不論去就之迹繼議不去亦無益因辯其有益見名實非不用之能見終議無名實不得爲賢因折其未識賢全在用心處見識之之難齊王不用故去于心何愧而用心忠厚不便明言故屢托古人以見意髡之言仁只粗粗就愛人自愛上說到孟子所言仁方說到深細處道以去就之迹言趨以去就之心所注向言君子亦仁一句就三子推開說隱然見自己亦然不用賢一句蹤跟虞公說却亦已推開爲其事而無其功爲不賢直從聲譽事功說到始貫底裏處君子所爲二句亦就孔子推開說其尖冷處在一固字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爲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杞柏華旋爲齊將兵襲莒莒子賂之使無死戰華周曰貪貨棄命何以事君莒子乃親鼓伐之獲杞梁梁妻迎夫喪至郊公使弔之辭曰植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乃弔諸其室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尸于城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之貞而知禮○君子抱道本欲濟世而時不我用雖欲濟而無由故其就其去皆有深意寓乎其間安有私心肯興之為斯心之欺致人之譏而何淳于髡之不識君子也以其去齊而譏之曰君子之處世出與處而已如以聲譽事功為汲汲而先之者是有志于治國濟民而為人者也以聲譽事功為緩圖而後之者是有志于獨善其身而自為者也非為人即自為非自為即為人未有迹似乎為人而實非為人迹似乎自為而實非自為為人為己兩無所屬如夫子者也今夫子在齊三卿之中是志在為人明矣乃有為人之名無為人之實尚未見有能加于上君下民之間君不能正民不

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管濟而徒然奉身而去之又不成爲爲人矣夫子固自命爲仁矣者也旣不自愛又不愛人如此而猶自命爲仁者豈仁者之爲仁者固該如此望孟子曰子安可以去就之迹論仁哉子不知我之去不去且看古人古有迹疑于自爲居士庶之下位不卑已之賢事人之不肖而一于去者伯夷也古又有迹疑于人已兼爲感幣聘而歸湯湯進之桀桀不用而復去桀歸湯如此者五而或去或就者伊尹也又有迹疑于爲人不惡汙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爲之其迹一于就者柳下惠也三子者其所行出來之道不同而其志趨之所歸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之道合乎天理尹之或就或去非貪位感湯之聘冀桀之悟以轉亂爲治是其心亦無私而其或就或去之道合乎天理惠之就非貪祿以苟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私而其一于就之道合乎天理由此三子推之則知凡古今來君子之于天下也可就則就固非有意于爲人可去則去亦非有意于自爲因時制宜亦如三子惟求其心之無私事之當理爲能盡仁而已矣何必于事迹之間同出一途以爲去就哉此泥迹以爲同其于仁必有所傷不泥迹以爲同乃于仁一無所累子以我去爲未仁亦未知仁之爲道矣彼但今日無論去之仁不仁但論有益無益我望汝不去者以夫子爲賢者則必能有益于我齊國也乃自今觀之恐亦未必然只觀昔之賢者可見昔魯繆公以國之不振廣羅賢才登之于位以公儀子爲執政之臣以子柳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無非以數子皆賢者必能舉弊扶衰以有益于國故用之耳乃數子稱道論德迂濶而遠于事情究之不能救魯之弱其于地之見削也日以茲甚以此觀之若是乎賢者卽不去人國亦無能有所補益也孟子曰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子謂賢者無益于國亦未知賢者之大有關係矣只看百里奚而可見猶是一百里奚也在虞則虞亡在秦則秦霸豈前則不賢而後則賢與無他虞不用之故因而亡繆公能用之故因而霸即此觀之可見國家不用賢則并至于亡僅求其削何可得與齊之止于削尚有三賢在也何言無益于人國哉髡曰吾始謂賢者無益于國及今思之又不特此也今且不必與子說譬者試下而舉一末技賤人以言之昔者衛有一善爲委曲以謳者曰王豹居處于淇淇去河西甚遠以謳之微技豹惟自善耳且不能化淇人而況河西乃一過河西而其人莫不善謳則淇可知此固王豹變化之力齊有一善長言以歌者曰緜駒處于高唐高唐去齊右甚遠以歌之微技惟駒自善耳且未必化高唐人而況齊右乃一過齊右而其人莫不善歌則高唐可知此又緜駒變化之力豈特謳歌至更下而婦人之哭泣又不足論

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

矣何能變風俗而齊將華周杞梁戰死于莒其妻哭其夫哀痛迫切動人哭之甚善因而齊國婦人皆效之無不變而爲善哭以匹夫匹婦之歌哭尚能變俗况賢者乎可見也

中者則必有實效形見于外方爲賢者若爲

得爲賢者髡未嘗覩是人也是故當今之世

可見耳若有賢者則功可立事可成名實加于上下之矣無賢者之功而有賢者之名此髡之所以未喻耳夫賢者非不能著功業其所以不著者豈賢者之故哉其用心有大不得已者焉不觀孔子之事乎孔子大聖人也爲魯司寇豈虛名實不加于上下而即去乃君相惑于女樂不能用其道斯時孔子之心已決于去矣然猶未忍即去隨後魯有郊祭之事尚從魯君而祭禮當賜大夫以胙乃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室未及脫祭祀之冕而行適他國當其時不知孔子

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盖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之去者則以爲爲肉也卽自以爲知孔子之去者則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不但非爲肉亦不爲無禮盖欲以不致膰微小之事便去殊無含容罪歸諸己而行不顯其君相之大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且以去其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如此當時安得而識之卽此觀之可見凡君子之爲去不去者情深識遠超然形迹之外欲識君子之用心者其人亦爲君子方能識之若彼衆人也者見淺識鄙但知拘泥形迹以爲揣摹而不能識君子用心之深微固其所也不識不足爲君子辱亦惟不識乃見君子君子亦聽之而已矣何必辨之深辨哉孟子言及此髡乃赧然阻喪無所容其辨矣要其用心忠厚實與孔子同符安有不仁之迹故用則以救民爲仁不用則以重道爲仁去則以不顯君相之失爲仁無往非仁如此髡之屢譏適見其不知量矣。

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此章是孟子傷時日偷以維王法之意首節立罪案下三節發明之以王法爲主五霸起而三王遠今之諸侯起而三王益遠寃之今之諸侯何敢肆然爲惡皆長君逢君者爲之愈流愈甚王法掃地真屬賊臣故歸重大夫以警醒今之諸侯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先舉先王賞罰征討之法以立罪五霸之案天子討二句總承上來以起五霸摟諸侯句定五霸之罪獨言征伐舉重以見輕俊傑在位對準下掊克指已在位之有司言勿與尊賢混不朝只在荒怠淫佚上説若謀爲不軌改易正朔則一不朝即六師征之何待于三申明五命須句句見其能奉王命意所以異于今之諸侯然挾天子以令諸侯無王而濟私故得罪三王以長君罪爲小特以甚逢君者非真小也〇孟子曰吾觀三代盛時天下止知有王王者治于上列辟奉治于下而其國之大夫亦相與繩愆糾謬以守與以承王休體統

養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

正而王法明誠盛世也迨其後世道日衰君臣上下之間其淩夷有不可勝言者蓋其禍階于五霸甚于今之諸侯而流極于今之大夫吾試爲斷之彼五霸者尊周攘夷似乎有功于三王而使王風不再者實五霸之故蓋三王之罪人也三王復興決不赦已至今之諸侯皆欲效五霸之所爲以追蹤五霸而實與五霸相反蓋五霸之罪人也五霸復作當勿寬已若夫今之大夫富國強兵似有功于諸侯而實毒害生民導之滅亡蓋今諸侯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何不悟乎何以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政教賞罰之權皆一秉于天子天子或五年或十二年而一適諸侯名曰巡狩諸侯或五年或六年而一朝于天子名曰述職時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斂其凡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未

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
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

墾之土地增闢。已熟之田野皆治。養老而無凍餒。尊賢而無遺
棄。在位皆俊傑。而無掊克之士。則其國已治。無忝乎天子分土
分民之寄矣。則有慶賞以示勸焉。所慶者何。則以地而增其土
守。若入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闢。亦不治。遺棄老者。廢人賢人。掊
克聚斂之臣。使之在位。是其國皆不治。有負乎天子分土分民
之責矣。則有威讓以示罰焉。一巡狩而慶讓行。慶讓行而名分
肅。天子之聲靈赫奕也。至諸侯述職。自有常期。倘一不朝。則
貶其爵。公貶為侯。侯貶為伯。伯貶為子男。再不朝則削其地。百
里削為七十里。七十里削為五十里。三不朝則悖亂已極。天子
命六師以誅之。而移置其君焉。一述職而賞罰又行焉。名分又
肅焉。天子之聲靈誠赫濯也。賞罰征伐之皆自天子出如是。是
故天子端拱穆清于上。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必事親伐以損
威重。諸侯但奉一人之命。舉六軍之師往討其罪。以復于上。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

不敢專其命討以擅太權此三王之法所以得行于天下而天下長治久安耳若五霸者皆屬周室之臣天子未嘗出令以命彼彼亦未嘗稟命于天子不過私恨諸侯之不附己而欲併吞其國因而牽摟諸侯擅自興師以攻伐諸侯者也名雖為伐實同于討不過假借尊王之名以陰濟其富強之私征伐如此實罰可知壞法亂紀無王實甚不臣之罪又奚逃焉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霸之罪人五霸惟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諸侯又惟葵丘為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威信足以服人但束縛其牛牲陳于壇上不必宰殺取血共歃以質鬼神止以圖所藏先王五命之書加載于牲耳上以明天子之禁戒命之辭有五其初命曰罪莫大于不孝有不孝必誅之以正綱常世子國之本無大故不可變庶子而易已樹之子妻所以配嫡而承宗廟無以後妾為妻以亂嫡庶之分此三者

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苟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

修身正家之要也再命曰先王莫重于用人賢與才皆有德者賢者尊之而隆以高位才者育之而授以衆職以彰顯有德之士此用賢圖治之事也三命曰先王又莫重于愛人于本國之老者敬之幼者慈之于他國之嘉賓羇旅皆有以待之而無忽忘此柔遠能邇之事也四命曰士之有功者但世祿而不世官恐致非才百官之事各有分職無相兼攝恐致廢事取士選而得賢才之人防其自進無以私怒專殺大夫政必統于人此天命天討敷臣之事也五命曰隣國之水旱猶吾國之水旱宜分災而同患切無曲爲隄防旱則壅泉以專利于己澇則激水以遺害于人隣國之內荒猶吾國之凶荒宜以有餘補不足切無于隣國之來糴者遏抑之使外不得入內不得出地皆王土臣皆王臣無以私恩擅封國邑而不告天子此皆隣尊王之事也五命申盟而又叮嚀之曰今日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

盟之後務遵五禁捐棄前惡以修新德所言無非歸于相愛好而已霸者之事如此雖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無假公濟私之為而猶知王法之宜遵乃至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不顧并五霸假仁之法度而變棄殆盡使當五霸之時定不能逃五霸之誅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何以見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凡為臣者當格君心于未萌匡君過于已發以相與有成方為無罪若順承而長其君之惡先意而逢其君之惡則蠹君害國皆不免于罪何得輕重于其間然就此二臣較之長君惡者其惡原起于君而不能匡正不過持祿養交已耳其罪猶為小惟逢君之惡君萌不善之念未敢遽達乃其臣逆探而導之則君心安而發必果以至敗國亡家故其罪為尤大今之大夫皆逢君惡之人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五霸諸侯之罪皆在異世故得以漏網今大夫之誤諸侯則在當

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前自宜置之重典乃非但不以爲罪反以爲良臣而寵任之使國脉日促世道益漓而三王之治終不得復見于今是誰之過歟今之諸侯可不猛省乎哉

此章推明王制以止伐齊之役有殃民過制二意而歸重制不可過上盖知制不可過則事皆合道心不違仁自不至于殃民前八節詳言魯伐齊之非末一節是規慎子以事君之義殃民節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天子千里件說重諸侯百里邊欲言王制之外不可增先言王制之內不可減周公節因魯欲伐齊故即以齊魯二先公來說見元勲如二公猶不踰制以起下違制意仁者不爲全在違制上說當道以事言志仁以心言本可平對但觀上文似志仁是本旨而本節先言當道又似向道正所以志仁乎側看可只要說得妥

戰國之君爭城爭地大抵皆踰制殃民之舉仁人有道之士所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必兵爾魯一日欲使慎子爲將帥伐齊以取南陽此雖魯君之志亦慎子有以引之也故孟子止之曰今吾子將欲用兵于齊乎夫戰者危事民之死生係焉不可輕用若欲用之以戰必平日有以教其民不但使習戰技藝而有勇併使之遵循禮義而知方乃可以節戎禦侮若平日不曾教訓而輒用之戰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道必至取敗是謂陷之死地以殃之也爲君當如堯舜之愛民若殃民之人爲愛民者所必誅堯舜之世豈容之哉然則以勢論之齊固必不可勝南陽必不可得矣然吾且不必言其不勝與不得假使子有善將之才不至殃民而止一戰遂能勝齊拱手而取南陽之地克立大功如此然揆之于理且猶不可爲此僥倖之舉而況未必一戰勝乎慎子聞此語勃然不悅曰一戰得地此已奇功何不可爲而猶以爲不可此則滑釐之所不識其意也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在昔先王建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國尊卑上下各有定制土地人民不可過多亦不可過少故天子畿內之地止方千里蓋必千里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燕饗賄贈錫予之禮不然則不足以待矣諸侯封國之地止方百里蓋必百里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中所行祭祀會同犧牲粢盛庭實贄幣之典籍不然則不足以守矣此制一定不可減則亦不可增夫天下皆天子之所有猶且不過千里其餘以公之天下而況諸侯豈容或過百里哉吾即以齊魯言之魯起于周公周公之功極大使可以過制何吝焉而其封于魯為方百里也是豈當時之地不足乎非也而竟儉于百里何也以足守魯之宗廟典籍而已齊起于太公太公之功極大使可以過制周又何吝焉而其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是豈當時之地不足乎非也而竟儉于百里何也以足守齊之宗廟典籍而已不以功故而濫恩非以百里之制為不可踰乎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國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觀上有功之臣且然而況無功始封且然而況後世子孫如其不守侯封之舊以王法繩之必在所損斷無可益之理今魯之土地兼并小國方百里者已有其五大踰周公之舊封矣子以為今設有王者作明王章正侯度則魯之地在所裁損乎在所增益乎可知方百里之地已為踰制之極必在所損而又何事求多于五百里之外耶由此言之齊之南陽且無論彼强我弱必不能取即使徒手取諸彼以與此一無傷害其民然且仁者以為取非其有侮奪僭踰不仁不義而不肯為而況戰鬬殺人以求得之其為殃民不仁更甚矣反可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夫過制殃民事非合道心實違仁此豈皆魯君之過哉亦必吾子有以引之也夫為臣而引君以非道不仁而可為事君之道乎我且告子以君子事君之道為君之道居心貴仁處事以道君心本自有仁而私欲蔽之故所行違道源濁則流

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聖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亦渦必先有道以制外則良心自發而內亦有以養其仁故當道志仁君之職也而君不能自當自志全賴事君者引之事必有道平日每行一事必引誘其君使之恰當乎道而非道者必不見諸行心本有仁平日每發一念必引誘其君使之一志乎仁而不仁者必不萌諸心如此則君為有道仁人之明君臣亦為有道仁人之良臣如此之外並無為明君良臣之法故君子之事君也惟務引其君以外則當道內則志仁而已矣事合理心在仁則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焉肯殺人以求之今吾子不以此君子之事君為務而顧惟彼殃民過制非道不仁之是為竊為吾子不取也今而後子亦可以識吾言然且不可之故矣戰國君臣而能鑒于孟子此論殃民過制之弊庶有救乎

此極言富強之臣之害以警醒當時之君首一節言其有害于民末節言其有害于君總見其不可用當時富強之臣自謂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

天下無遺術而今直決其爲無用立論直足杜千古之禍端而開治道雖只斥富強之臣而實示天下以鄉道志仁爲要務也

孟子曰今之人君皆有志于圖天下皆知圖天下在用臣矣惜乎其不講于圖之之道而所用非其臣所務非其事也夫古之所稱爲良臣者惟知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所以未有天下能輔之以取天下既有天下能輔之以守天下乃今之事君者則大異是今之事君者其自夸曰我能爲君墾辟本國之土地以充國用之府庫斯人也今之君之所視以爲良臣而豈知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與桀無異矣爲之臣者復爲之聚斂以富之是富桀也桀富則將挾恃財用益逞其無道不仁之事以殘害夫民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又自夸曰我能爲君約好與國有戰必克斯人也今之君之所視以爲良臣而豈知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與

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于危亡也

桀無異矣爲之臣者復爲之强勇以戰勝是輔桀也桀强則將恃其兵力益肆其無道不仁之事以賊殺其民非民賊而何夫以此民賊爲良臣而惟富强之是務此今所行之爲道今所沿之爲俗也如是作爲而可以圖天下哉吾且無論其必不能得天下若使爲君者仍由今權謀功利之道無變今兼并攻奪之俗富强之極人不能與之爭拱手讓之勢屈服之雖與之以天下之大吾知民心必不附弑奪且日與無論長久即欲一朝安居之以爲君必不能也旋得旋失理勢所必然而况我以此加人人亦能以此拒我必不肯與之以天下也是則富强之臣非惟賊其民并賊其君矣一無所用如此而今之爲君者迷而不悟終欲信用若臣不亦左乎則何如速變今之道今之俗誅鋤賊臣進用忠正良臣而相與向道志仁上可以得天下守天下下亦可以保守其國之爲得也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
知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此見堯舜取民之中道萬世不易重之固不可輕之亦不可末雖桀貉對言意却重貉不可行勢必流而爲桀意○人君爲國固以薄歛爲仁然而愛民生亦須經國用不可以嗜利之心開橫征之漸亦不可以沽名之念貽自窮之戚奈何白圭之好爲異說也圭之爲人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甘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不知此以治一身一家則可而一旦欲以其術施之有國曰今之稅法極重民不聊生殘民甚矣矯其弊者復行先王什一之法庶不至殘民而猶未爲愛民之至若以我爲之儘可二十而取一如此則舉世盡可家給人足矣夫子以此法爲何如孟子曰子之二十取一之道非先王經理中國之道乃貉道也第可行之于貉耳治國之必資于賦如用器之必資乎陶今有萬室之國于此生齒浩繁則用器者多用多則陶者亦必多若但以一人爲之陶以供萬室之用

孟子設詞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則可乎圭曰不可一人所陶之器必少自然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如此則知貉道之不可行于中國矣夫貉何以二十取一而足蓋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物產原有限而其俗又無城郭宮室以為居宗廟祭祀之禮以奉其先則無營築之費又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之往來無百官有司之布列則無饋賜稟勞之費無食祿之費地之所出者少則欲多取而不能事之所費者少則欲多取而不必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天下所居非貉乃中國也地之所出既多而又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今欲二十而取一勢必交接之禮盡廢是去人倫矣必建設之官屬盡曠是無君子矣舉中國而夷狄之何以立國何以治人乎如之何其可行也夫人倫君子為為國者之所至重非若陶之僅以供器用也然陶必以多方可足國之器用若以寡則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

器用不足且不可以爲國而況以中國之大無百官之君子以叙人倫尚可以爲國乎故二十取一斷斷不可耳蓋爲治必以堯舜爲法而斷不可爲貉彼什一而稅堯舜之中道也推之天下而皆準極之百世而無弊不得意爲輕重若貉于是道爲輕矣今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輕之則彼爲大貉而吾爲小貉也若桀于是道爲重矣今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彼爲大桀而吾爲小桀也夫可輕即可重一旦輕之而行不通勢必復重輕可復重則將無所不至以貉始以桀終矣桀固不可爲而貉又豈可爲哉則何若堯舜之道不輕不重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得其中正而可行之永久乎取民者其必以孟子之言爲法

此章見治水者當順水之性以仁及天下不可逆水之性以猶私害民通重水之道也一句君子以萬物一體爲仁故救災

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興利必以至公無私行之而斷不肯為利己害人之事白圭二十取一自夸其術若以為仁愈堯舜已屬不經之至而復欲肆其不仁于治水思夸駕乎神禹之上其妄誕益無忌曰千古治水皆稱禹矣明德之譽萬世猶傳其孰有愈禹者乎然而禹之治水八年三過四載多方而後奏績不亦勞且久乎雖神猶未神也若丹之治水則不然隄防一築泛濫即除無四載之勞無八年之久較之于禹豈不更神丹殆愈于禹哉孟子曰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以為愈之子之言過矣夫禹之治水何如者哉凡水性順下順下者水之道也治水者逆水之性則不治順水之性則治昔禹之治水正行其所無事而順水之道者也蓋水必有壑以受之方不泛濫而壑莫大于四海中國之水壅塞而不與四海為通水之所以泛濫耳順水之道者知是之故故禹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使歸于四海蓋以四海為壑所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方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以九州攸同萬世皆賴其仁今吾子之治水非無壑而實非四海也築隄激水注之他國直以隣國爲壑耳四海可以爲壑鄰國可以爲壑乎與鄰國而四海之則逆水之性利己損人而不仁矣水而逆行謂之洚水泛濫四出洚洞無涯勢所必然夫洚水者卽堯時之洪水也洪水爲害下民昏墊堯舜之聖人惻然傷之深惡其害故殛鯀之不仁而舉禹之仁人以治之今吾子以隣國爲壑則隣國之被其害者與受洪水之災無異其爲不仁甚矣方將爲仁人所惡而得罪乎禹乃不自知其罪而反以爲愈禹作事殘忍出言誇誕可謂已極吾子之言真過矣孟子斥之如此白圭尚敢誇其愈禹哉

此章見君子有守之學重一亮字蓋反言以決其能亮也亮爲先事之主宰執爲臨事之據當執在亮中乎理上明極自然動有主宰註以信作解者乃信乎心之謂正見明之真也非信實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
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之信。孟子曰世人處事皆搖搖無定漫無操守而君子則臨
機制變其行止一定任他百般搖撼而終不隨物而移蓋其有
執者也而何以有執實因其平日辨理甚精經權常變無微不
燭知之透徹純熟而確有以自信于心是之謂亮胸中明亮之
至則當事幾之來當爲與否其理一見如故自能特立不移有
始有終而執守之堅固矣向使于正理所在疑信相參而有不
亮勢必凡事苟且無所適從惡能特立不回而有執也爲君子
者決不然耳人徒慕君子之有執而不思其所以有執者在亮
惡能開物成務如君子哉

此言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天下之大一善足以爲之天下
之善一好足以集之通重其爲人也好善一句喜其爲政以此
許其優于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于天下重前
節下乃反言以决之俱就正子身上推開說。大凡相臣貞有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丑問也

相臣之度度能容人則不患我才之不足而斷不可自恃其才于樂正子之爲人可見焉魯一日欲使樂正子爲政是以其國任之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吾雖不得爲政而及門得有其遇猶夫吾之得遇故喜之至耳孟子之喜自有其故公孫丑不知而疑其喜之能勝任者必其大有才才莫貴乎強智慮多聞識而三者豈易兼全或者得其一端亦可以爲政故問曰夫子之喜意者樂正子其強者乎強勇敢爲足以遺大投艱故喜之乎孟子曰否正子何嘗強強何足以爲政曰強既不足意者其有知慮乎心明謀遠則足以決疑剖幾故喜之乎曰否正子何嘗恃知慮知慮亦何足以爲政曰知慮既不足意者其多聞識乎博古通今則足以理煩應變故喜之乎曰否正子何嘗多聞識多聞識亦何足以爲政丑曰三者皆爲政之所尚又當今之急務正子既無其一則雖見用于魯亦無益也有何可喜而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

且至不解今夫子竟云三者皆否有然然則果奚爲者也且孟不解其故矣曰予無以其無是三者之才而輕薄其爲人也人之爲人所重原不在才而況爲相臣則又甚非所重乃其爲人也三者之外非無他長蓋居然一好善人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弗得爲人如此此吾之所以喜之且曰好善之人不過一忠厚長者而已未必能大有作爲似亦不足爲治而夫子取之豈此一端便足以爲政乎曰子無疑好善爲不足爲治于魯國也善之量莫大好善之用無窮充此好善之量即由是以理天下且綽綽然有餘裕矣而況區區一魯國安有不優者乎何以好善優于天下爲治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辦全在聽言用人一已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本足供相臣之採取況天下之善上本有樂于建明效用之志特恐爲政者不好之耳夫苟不炫已之才而好善則其意氣所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字。風聲感于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而爲政不難矣豈不優于天下乎夫苟自恃其才而不好善則人之善者皆將曰彼之爲人心內自足其才智形見于顔色而訑訑然遂并達之聲音曰天下之事予既已洞悉而知之矣何用彼嘵嘵者爲其不好善如此由是士皆引嫌見之者思去聞之者不前是此訑訑之聲音顔色實足距人于千里之外矣安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乎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則好諛人惡之讒希意導非之諂但知面前獻諛之人皆乘機而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所行者皆非善政國欲平治尚可得乎不好善之害如此知不好善之害而好善者之足以有爲不愈可知哉此正子之好善所以可取而爲政之所以可喜也可見好善則相臣無一强知慮多聞識而天下之强知慮多聞識者無不取爲我用彼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

非徒以强知慮多聞識為尚者直不知為政之道者矣信乎相臣不在才而惟在度也于古之為相與用相者其知之哉

此章言君子不可執一途以為去就方盡仕以行道之心首節揭其目下詳言之能用能敬能養三段非有優劣所遇之時不同耳陳子之問正解以為見孟子難仕而問况孟子答語亦似未確蓋見今之仕者紛紛大者金玉錦繡次者寄食門下去就之間都不可問故慨然而想古君子之仕孟子自言其聖賢為道之心都亦對針時病適合陳子之意去就非兩項事有就則必有去首段去就專主道之行不行二段去就雖主禮貌盛衰亦是遂道之行與否與首段是一個心腸三段去就主辭受上雖見再道意而愛身待時亦是為行道計　君子學優後仕仕以行道而就一途以為仕則為道之心不盡其仕便非古處而况為富貴計甘為卑屈貪取者乎時至戰國其不講于仕之道

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者多矣陳子心焉非之而因想夫古人之仕當必不然故問曰士人出仕必有其道而嘗以古爲法古之君子其于仕道不知必何如則可仕乎孟子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又不輕仕蓋可仕則就不可仕則去一去一就其大端也然而時之所遇不同則其去就亦不以一途自執如仕而就有三焉仕而去亦有三焉惟有此三就三去則見幾明決之中不失委婉繾綣之致凡以爲行道計而已何以見去就之有三君子仕以行道而其始則必以言進使其君言聽計從則吾道可行故仕者以行言爲本而致敬盡禮之文其輕者也至于餽餐之節則更非所計矣故君子至其國其君迎接之既内致其誠敬外盡其禮文矣而君子有言焉又將行其言也言行則道之行則就之苟禮貌未衰而其言已弗行也則道不得行其禮貌特虛文耳何足以羈縻君子則即去之此一去就也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君子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仕之本懷安問其次哉然而明王不作使必執此以爲去就則其仕大難安得有行道之機乎故又有其次者焉其次雖未必能行其言也但能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將來有悔悟之機而得行其言亦未可知則且就之未爲屈節辱身也若禮貌又衰則無機可望矣而不去是干澤也其可乎則去之此又一去就也若夫言既不行迎之又無禮君子惟有去而已矣安得復有下者哉然而亦有其下者或所如不合行李無資以致逗留人國朝不得食夕不得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其困窮也實甚君聞之而悔悟曰吾于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也使之飢餓于吾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吾甚恥之于是餽之粟以周濟之蓋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則亦可受也然其所受有節不過免飢餓而已不久終亦去耳夫至以受餽免死爲去就則其下者矣豈君子之本懷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然所以爲此者欲留其身以待時若必守不受之節而輕棄其身則道終不得行而天下無以易矣是亦仕中一去就之道也所謂三就三去者如此君子大就雖不同而一心爲行道計則同仕豈可苟焉已哉千載下士之仕者有能如此存心者乎此士風之所以不古也

此章見天之困人所以成人然不重天重在承天者能以困自成而不以困自阻意首二節聖賢之成于困第三節中人之成于困第四節國家之保于困末節總結其成敗之理可見憂患中實具生全而安樂之無可狃也發是自發舉是人舉二字須有分曉而總之皆暗藏天意總之皆暗藏能善承天意天降節雖承上節來而略推開以該凡聖賢之受大任如此須看必先二字人恒節須看而後字天之成人也常在先人之自成也常在後困衡者已知有過故曰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曰喻法家

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
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
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
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

世臣大家指尊貴者弼士骨鯁强諫指廢司言外患如武仲在
防子胥在吳之類兩無字境未必無乃心上無之耳憂患節總
結上以提醒人要得警悟意憂患安樂指境實指心生死二字
當深看猶言成敗也○孟子曰人之情往往喜處安樂而畏處
憂患之境謂憂患之境足以困人遂使人終爲庸衆而無由振
拔乃自我觀之豈其然哉吾嘗上下古今歷觀聖賢大抵皆出
困而亨者也如虞舜之帝業實發跡于畎畝之中傳說之相高
宗實舉之于版築之間膠鬲相紂實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至
于霸佐如齊之管夷吾楚之孫叔敖秦之百里奚其始一則囚
于士官一則隱處海濱一則鬻跡市井而其後桓公楚莊秦穆
知而舉之以爲相夫此數聖賢者雖君相異位王霸異術要皆
始乎貧賤而卒乎顯榮安見境遇之足以困人哉其所以能發
能舉雖諸人克自振拔所致而實有天意存乎其間焉天待庸

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

人不惜早以富貴與之苦是舜說諸人天將降之以爲帝與王佐霸之大任者也任既大則降之自不得輕苟遽降之而早予以富貴則坐享安樂志滿意得神明易蔽情欲易逞而德不成人情世故不諳而才不出矣天蓋知乎此故凡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心之所欲如是以爲之者及身行之輒拂逆擾亂而不得自遂如此者豈天之無意于是人而厭棄之哉非也乃正所以磨練之使之窮則反本苦則能思有以悚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氣禀食色之性而德于是益純閱歷世故倍嘗世味有以增益其所未能知未能行而才于是乎益周德成才裕然後當大任而能勝也天意如此此舜說諸人之所以始于困而卒于亨天固屬意聖賢而亦此數聖賢者深知貧賤不足困人故能自振援以副天之意

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

耳以此知人不困則不激困不甚則激亦不深而無以成其才德豈特上智之人為然哉卽中人亦有然者蓋人能自强原無取乎有過過而後改則已晚矣而非所論于中人也中人氣質清濁相參强弱相若其性恒必有過然後能改何則蓋不能謹于平日凡事苟且偷安不肯有為則所為者必至行不通矣由是事勢窮蹙困于心而不得達衡于慮而不得遂而後始能發憤振作以自新焉不能燭于幾先隨在肆欲妄行不知檢點則所為者必至得罪于人矣由是事理暴著徵驗于人慍怒之色發揮于人誚譏之聲而後始知羞辱警喻以自懲焉所謂恒過能改如此夫不幸而有過猶幸得過而改不至終自棄焉困亦何負于人哉不特中人為然卽國亦有然者蓋人君所以能保其國者以其常有所警于內外也苟入而在內無法度自守之世家輔弼左右之賢士為之切直規諫盡力匡勷出而在外無

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强大之敵國來侵淩跋扈之釁臣為外患則必上下溺于晏安君臣習于驕惰其國至于危亡者其恒也合而觀之人皆以境之憂患為不幸而以境之安樂為可喜謂憂患則將死亡安樂則可生全也乂至歷觀聖賢以及中人與有國者皆成于困而敗于安如此然後知憂患非死人之地亦非自能生人惟在人能不敢以安樂之心處之而警懼振奮于憂患之中則適足以生全夫人安樂非生人之地亦非遽至死人惟在人不知以憂患之心處之而沉溺廢弛于安樂之中則適足以死喪夫人如舜說諸人中人有過以及有國而出入無警者皆類是也然則凡世之處憂患者不忘砥礪而處安樂者亦常懍憂患之心雖可亨于困而有生無死也哉

此章見曲成之法無窮全要人識得教者之心非徒明其多術已也術字從心上來有經書區處在不屑者乃故意激發他非

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術而何非教誨而何不屑亦教則多術可知此只重教人說不重受教者說註若能感悟退自修省是降一層說不必能感悟而後爲教誨卽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孟子曰從來教學本自相須學者固期教者之盡心教者更期學者之善體乃不知者往往疑教者之無術抑知教者之術正無窮也期其成又惟恐其不成而術生焉因質而裁隨病而藥不執一成之法不拘其胥之程蓋亦多術矣何以見多術教誨之道人第知受之門墻之內施以諄復之誠者爲教誨苟拒之而不屑教遂疑君子之有棄人有遺教而不知君子豈不欲教之其不屑教者必其或離經叛道或剛愎自用爲不可教之人與其容納之而終無成不若姑擯之而使悔悟則此不屑之教雖曰予無所語彼無所聞實非忍而絶之乃正激而進之因此不屑而能改悟固其教思所在卽其人終不悔悟彼實自棄于我激發之心未嘗不

委曲肫摯也即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拒絶之而漠視之哉即不屑之教猶爲其教誨之所至則凡在教誨中者其委曲成就之心更可知已非多術而何學者苟不能善體其心而反咎教者之無術則爲其所屑者固負其明訓而爲其所不屑者亦深負其厚意矣雖教誨多術其奈之何哉

孟子卷六下終